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白孔六帖卷四十七

唐 白居易 原本

宋 孔 傳 繢撰

贖罪

一

緩獄

二

留獄

三

疑獄

四

贓賄

五

使吏供已

六

冤獄

七

鬻獄

八

鞭扑

九

象刑

十

肉刑十一

族刑十二

刖十三

罰親十四

國親刑十五

罰故十六

不齒十七

財產沒官十八

殺人十九

贖罪一罰附

曰如可贖兮詩虞典曰金作贖刑誤入刑者以金贖罪周穆王訓

夏贖刑訓陽夏禹贖刑之法更從輕以布告天下百錢錢黃鐵也六兩曰錢

至千免於刑戮 納贖選罰金

張釋之爲廷尉文帝出中渭橋有人從橋下走

出乘輿馬驚釋之奏此人犯蹕當罰金上怒以功贖後擇之對曰法者天下公共不可一傾云云

以功贖漢

竇憲字伯度有罪請誅匈奴以自贖乃拜車騎將軍有功遂勒銘燕然山訓夏之刑贖子罪

漢丞相公孫賀請捕朱安世以贖子罪子敬聲也西京賦曰丞相欲以贖子罪云云贖入罪前漢

倉令淳于公犯法當刑幼女緹紫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續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妾願沒入爲官婢以贖父刑文帝哀憐之乃下詔除肉刑千鍰辟死

罪

周禮職金掌金罰貨罰入于司兵

以金以貨贖罪者也入於司兵以給

兵及工直也庇族亢身以貨藩身論贖刑放于寵

五罰之疑有赦

五罰出  
金贖罪

輕重諸罰有權

入粟贖罪

漢張

敵言國兵在外穀度不足願今有罪非盜受財殺人犯法不得赦者得以差入穀蕭望之李彊議曰粟以贖罪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人情貧窮而父因執聞出財可以生活則不顧死亡之患爲敗亂之行以趨財利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已喪此則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一傾恐不能復竟不施敵

議請除贖罪之法

貢禹上書

買爵

惠紀人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應劭云若今

人三十繙贖罪師古曰

減死罪一等

武帝令死罪人贖錢五十萬減云云

出縑

續漢書建武初令天下繫囚減罪一等出縑贖罪輕重有差

兵甲贖

管子曰管仲令齊桓

公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戰輕罪一戰注云謂征伐不足也

義錢

後漢虞詡爲僕射時長安聽百姓謫

罰者輸贖號義錢託爲貧人儲而守全因以聚斂謂上疏論之詔下切責州縣也

入繩

後漢明帝詔亡

命者自殊死已下贖死罪縫三十足右趾至髡鉗城旦春十足城旦至司寇五足未發自告半入贖請沒

爲奴贖父罪

晉殿中帳吏部施廣盜官幔三張合三十足弃市廣二子宗年十三雲十一過登聞

鼓求爲官奴以贖父罪尚書郎朱映議曰宜特聽左丞范堅駁曰以殺止殺小不忍輕刑典人之愛父誰不如

此爲施恩於今開殺於後遂正廣刑

左驂之贖

史越石父賢在繩綫之中晏子見而解左驂贖之

孔願伏斧鑽以贖袒罪

閩王袒晉高祖怒其不遼下詔暴其罪歸其貢物不納兵部員外郎李知損上書請籍沒其物而禁錮使者於是以元

弼下獄獄具引見元弼俯伏曰袒夷貊之君不知禮義

陛下方示大信以來遠人臣將命無狀願伏斧鑽以贖袒罪高祖乃赦元弼遣歸

夜論世事

字文

士及化及敗與封倫等自歸帝讓之曰汝兄弟率思歸  
之人爲入關計爾時得我父子尚肯相假乎今欲何地  
自處士及謝曰臣罪當死但臣往在涿郡嘗  
與陛下夜論世事頃又奉所獻冀以此贖罪罰錢王緯字文  
卿浙西觀察使缺遣之初州縣有韓滉罰錢未入者十  
八萬緝府史請哀爲進奉緝上疏願蠲以紓民詔聽之  
議請減贖唐史刑法志隋有議請減贖當免之法唐皆因之盜請格虎自贖元德  
秀字紫芝爲魯山人有盜繫獄會虎爲暴盜  
請格虎自贖許之明日盜尸虎還舉縣嗟歎請以官賞  
贖王忠嗣數上言祿山且亂李林甫益惡之陰使人誣  
賈告忠嗣嘗養宮中云吾欲奉太子帝怒召入付三司  
訊驗罪應死哥舒翰方有寵白裴溝再遷  
上請以官爵贖忠嗣罪帝意解推父蔭贖金裴溝刑部郎中  
前率府倉曹參軍曲元衡杖民柏公成母死有司以死  
在率外推元衡父蔭贖金公成受財不訴以赦免溝議

曰杖捶者官得施所部非所部雖有罪必請有司明不可擅也元衡非在官公成母非所部不可以蔭免公成取賄仇家利母之死逆天性當伏誅有詔元衡流公成論死本傳凡贖罪以銅唐六

緩獄

二

白國章斯抵宜守限於申嚴人命所懸豈忘情於審慎况刑將不變獄貴惟精月令仲春天子命有司省囹圄宜守限於申嚴人命所懸豈忘情於審慎况刑將不變獄無肆掠掠拷撻也止獄訟孟夏挺重囚挺寬也去桎梏繫出舍而要囚伏念五六日至于旬時要囚察其辭要也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易旅卦雖緩死以過時未盡善也比失刑

於欲速

不猶愈乎

輶丹筆

君子以議獄緩死

易中孚卦

緩刑

周禮

容姦

禮

利淫淹恤過時

亦宜

稽留有故

亦可微辭

若審慎而無他

雖愆期而可恕

將蔽罪之有程

敢忘慎守

未得情而難斷寧免

當斷不斷孔不時決

殷侑初鹽鐵度支使屬官悉得以罪人繫在所獄或私置牢院而州

縣不聞知歲千百數不時決侑奏許州縣糾

列所繫申本道觀察使并具獄上聞許之

恤獄緩死

唐文粹韋嗣立論刑法多濫疏雖陛下仁慈哀念恤獄緩死及覽辭狀便已周密皆謂勘鞫得情是其實犯雖

欲寬捨其如法何

留獄

三

白月令仲秋命有司申嚴百刑無留有罪既非伏念之

勤宜及過時之責雖事無欲速

而法有  
勅稽

而不留獄

易見  
上

淹恤過

時則宜稽留有故

亦可  
微解

若審慎而無他

雖愆期  
而可恕

雖蔽罪

之有程

敢忘  
慎守

未得情而難斷

寧免  
稽遲

若踰伏念之時

淹恤

則恐舞文之吏

因緣  
長姦

雖要囚惟恤

而折獄  
有程

既察情而得

情何當斷而不斷

違限之糾慢官

官解既易

聽訟之要

日遂踰  
於五六

孔歲千百數不時決

見上  
門

蔽獄

文粹李德裕上  
尊號冊文遠無

蔽

滋豐

陸宣公奉天教大  
道既隱蔽秩滋豐

牢械充滿

宋景京兆人權渠  
山謀逆敕河南尹

王怡馳傳往按牢械充滿久未決乃命環爲京留守復其獄初梁山說稱婚集多假貸吏并主貸入環曰婚禮借索大同而狂謀卒然非所防意使知而不假是與爲反弗知何罪之云予縱數百人督鄧琬負

米 唐扶字雲翔大和五年爲山南宣撫使內鄉倉督鄧琬負度支漕米七十斛吏責償之鬻其父子至孫凡

二十八年九人死於獄扶奏申釋之詔切責鹽鐵度支二使天下鹽院償逋繫三年以上者皆原更三

赦不得原 白居易字樂天度支有囚繫閑獄獄更三赦不得原又奏言父死鬻其子夫久鬻妻嫁償

無償期禁無休日請一切免之奏凡十餘上益知名

## 疑獄

四

白記曰疑獄汜與衆共之衆疑赦之疑事無質

質成也  
疑則捨

之不可成也 狐疑 宣尼之聽訟辭不獨見也

史記孔子在位聽訟辭有

可與人共者 漢景之恤疑獄亦命讞之

漢景詔曰獄疑者輒讞

罪

不獨見也 疑惟輕

舜典罰贖刑罪也刑疑赦從罰罰疑赦從免言

重疑似是而非 禮有指無簡不聽

簡誠也雖有其意無其誠者不論以

爲闕疑

緩死

移讞

讞疑

罪疑

放刑

得情猶合哀矜

疑事誠宜

開

諸疑獄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

景帝詔

吏不能決

高詔

御史獄之疑者吏不能決使有罪者久而不論無罪者久繫而不決自今縣道官獄

疑者各讞屬所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罪名當報之注當處也某所不能決者移廷尉廷尉亦報之廷尉不能

決者平亭疑法史張湯決獄欲傳古義乃請博士弟子具奏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平亭疑法注亭均也奏疑獄事必先奏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獄法廷尉掣令注云著謂明書之掣者獄訟之要也書於獄法掣令以爲後代式雖國令是干罰宜事合孔四

方疑獄悉令按訊崔善烏仕隋調文林郎督工徒五百營仁壽宮總監楊素索簿閱實善爲執板暗唱無一差謬素大驚自是四方有疑獄悉令按訊皆究其情擒盜韓思彥字英遠使并州方賊殺人主名不立醉胡懷刀而汙訊掠已服思彥疑之晨集兒童數百幕出之如是者三因問兒出亦有問者半皆曰有之乃物色杜佑補刺縣丞嘗過推訊遂擒真盜潤州刺史韋元甫以佑佑爲辨處契要無不盡故人子待之不加禮它日元甫有疑獄不能決試訊積

歲疑留

權德興歧公遺愛碑盈庭闢積歲疑留者片言以聽斷含冤自誣具獄論殺者覆視而全活

訊不承

成汭頗知吏治嘗錄囚盡其情墊江賊陰殺全其主簿疑小史尊之訊不承臨刑曰我且訟地

下踰月吏暴死汭

聞益詳於獄唐史疑其冤縱不治崔從字子文攝守邛州前刺史有以盜繫

獄辭已具從疑其冤

縱不治俄得真盜疑獄劇事多與參裁韋思謙高宗

事多與參裁韓

罪涉疑似必誅混

## 贓賄

五

白六贓賄賂公行予取予求賄賂並行政以賄成

王叔之相

也政以賄成贓貨傳晉有羊舌鮒者黷而刑放于寵

贓貨傳晉有羊舌鮒者黷而刑放于寵亦將及矣

獻子辭梗陽之

賂傳梗陽人有獄以女樂遺魏獻子獻子將受之間沒女寃當食三歎諫而止叔魚鬻邢侯

之獄

叔魚納雍子之女蔽罪邢侯叔向曰鮒也鬻獄以黷賂賂而煩刑書貪

以敗官爲墨

既求私貨宜正官刑情因利動

遠聞雍政以子之求政以

賄成遂受梗陽之賂

臨財苟得且不懼於四知黷貨無厭

又何逃於三尺相賂

以貨受悖入之貨

禮私求生公欲養求不給則應傳刑

放貨不思絜已

曾是徇財受官屬財物景詔左遷徙免罷受

財物奪爵爲士任免之注奪爵爲士又

免其官職若今之除名從仕卒之位

景詔無爵者罰

金二斤

深入所受有能捕告卑其受贓加賞漢武時張武受金

加賞賜以媿其心私附益

丞相司直繁延壽奏御史大夫蕭望之賣買私所附益十萬三千注云以私錢增益也

### 受飲食

景詔

吏受所監臨飲食免重受賊物賤買貴賣論輕更議著令廷尉與丞相議曰吏及諸有秩皆受其官屬所監臨治所將其與飲食計償費勿論注云計所齎償價值

也他物若買故賤賣故貴皆坐贓爲盜沒入縣官也禁

銅漢文時貴廉絜賤貪汚賣人贊壻及吏坐贓皆禁銅不得爲吏賞善懲惡

### 自條其姦贓應

記薛宣爲馮翊高陵令楊湛貪猾宣手自牒書條其姦贓與湛湛自知贓應記解印綬爲記謝注云應記爲

與宣書妻受錢薛宣時爲池陽令舉獄掾王昱府未召相當

### 妻受錢

薛宣時爲池陽令舉獄掾王昱府未召妻受繫者錢掾不知悲慙自殺宣移書

書掾之柩以顯其魂也

### 銖兩之姦

趙廣漢字子都所在吏取銖兩之姦皆知之

陳咸爲

少府鉤發姦贓沒入韋推財韋罪也推專固鉤音遺主守盜十

丞相翟方

金弃市

進云云

盜收外國財物

陳湯盜收康居財物  
戒官屬曰絕域不覆

校丞相匡衡奏雖在  
救不宜處位坐免

古者大臣坐不廉而廢曰簠簋不

飾尚遷就之諱

貨賂上流公孫

謝錢弘農守張匡坐賦

踰冬月許謝賀報陳湯爲訟罪得

也賈誼曰

懷慙自殺後漢皇甫嵩義真爲冀州牧車

錢二百萬騎將軍吏有受賂嵩更以財物

賜之吏懷慙自殺

米肉卓茂爲密全人有言吏受其米肉者茂

自以恩意遺之吏不當以威力彊

爾禁錮二世

清河相叔孫先生賦禁錮二世居廷都尉

犯職楊震等議光比劉愷以春秋惡止其

身禁子孫非詳刑之意

封記還酒禮郡下法記治之意封記曰政

化自近及遠宜先清府內潤畧遠縣細微之懲太守賢之任以政事

酒食爲贓王吉爲沛

酒食爲贓者雖十年猶

不以贓杖鞠人

袁安邵公爲河  
南尹政號嚴明

未嘗以贓杖鞠人嘗曰銅人於聖

諫兄

鄭均兄爲吏受人禮遺均諫不

從均傭歲餘得錢帛與兄曰物盡可復得

爲吏坐贓終身棄之兄感之遂爲廉吏也

減死遷徙

侍

中許允擅用罰錢滅死遷徙

祠發贏錢

陶謙字恭祖爲舒全郡守張

錢賜減死遷徙

盤構有錢薄謙在官清白惟

祠遷星有贏錢五百欲以

子坐贓免官

晉劉寔子夏以貪汚棄於世寔

爲贓謙委於官而去也

生夏受賂免官或譏寔不訓子寔曰吾之所行夏

所聞見不相祖習豈教訓得乎世以寔爲言當

子受

財不累

高光爲廷尉子韜字子遠放佚無檢受財有司

案之光不知時人曰雖非光不能防其子以其

用心有素不以爲累也

撻子

庾冰爲車騎將軍清慎常以儉約自居中子襲督官絹十四冰撻之市絹

還其受家具

王述字懷祖求試宛陵令受家具一千三百條王導使謂曰名父之子不患無祿屈

居小縣不宜爾答曰當自止後居州郡清廉絕倫祿賜皆散之親故宅宇不華於昔清既謝於冰

壺罪何逃於霜簡貪泉之戒靡聞廣州有貪泉飲之者則貪濁

晉吳隱之爲刺史飲之曰夷

齊當不如水之心遂爽鄭崇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言清也還珠

懷璧乾沒

張湯爲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魚翁叔交私注云乾沒射也得利爲乾失利爲沒漁奪蚌

侵贓物

出賜後漢北地太守廖信坐貪穢下獄入財產顯宗以班諸廉吏惟周澤孫堪常仲特蒙賜與京師翕然

在位者咸受賜贓委地交趾太守坐贓伏法資財簿入自刻勵司農顯宗班賜羣臣鍾離意得珠璣悉以委地不拜帝怪之對曰孔子恩渴於盜泉曾參迴車於勝母惡其名也此贓穢之物誠不敢拜帝曰

清半尚書之言更以庫錢知而不納

南郡太守劉肇遣王戎筒中細布五十萬賜意

子何

知而不納

千端司隸糾之以知而不納不生帝曰戎豈懷私不欲異爾然爲清慎所鄙

爲長沙守願營資產從事至郡察其名高不効

調發食物

陳咸子康爲太守調發屬所生食物以自奉養

然操遠郡犯賊

晉李重茂曾奏鬱林守介登役使下今自斂遠郡犯賊監臨苟凱以遠郡非人情所樂法

謂貶秩居官守重奏奴取嵩免官

謝謝

恐庸才負遠蹠貨

畏忌貪牴孔姦贓狼藉

張易之元忠說皆被逐其後易之等益自肆姦贓狼藉

發贓

宗室巨兼河南尹其犯即張皇后從女弟宗正卿李遵素私張發巨贓事貶遂州刺史縱吏

取工徒贓

崔元畧博州人京兆劉栖楚劾元畧前造東渭橋縱吏增估物不償直取二徒贓三萬緡

詔奪一剔抉其贓

楊於陵爲嶺南節度使監軍許遂振月休者悍戾貪肆憚於陵不敢撓以私則

爲飛語聞京師憲宗不能無惑有詔罷歸遂振領留事

笞吏剔抉其贓吏呼曰楊公尚拒他方賂遺肯私官錢耶宰相裴垍亦

爲帝別白言之金牀瑟瑟枕大如斗

盧簡辭字子策遷侍御史福建鹽鐵院官盧昂坐贓

簡辭窮按乃得金牀瑟瑟枕大如斗

楊虞卿

敬宗曰禁中無此昂爲吏可知矣

賊六百萬字師卑

改禮部員外郎進吏部會曹史有李寶等鬻偽告調官

六十五員贓六百萬以上虞卿發其姦李寶等繫御史

府而虞卿親吏嘗受二百萬亡命私奴受三

十萬虞卿縛奴送獄虞卿坐不檢下免官

市羅貢奉

李邕字泰和貶蓮化尉妻溫復爲邕請戍邊自贖曰邕初被訊吏迫邕手書貸人垂種以爲枉法市羅貢奉指

爲姦丐乞贓李朝隱字光國入爲大理卿武彊令裴景仙丐贓五千匹亡命帝怒詔殺之朝隱曰

景仙其先寂有國功載初時家爲酷吏所破誅夷畧盡而景仙獨存且承嫡於法當請又丐乞贓無死比籍當死坐猶將宥之使私廟之祀無餽魂可以厚祔也帝不許固請有詔決杖百流嶺南以厚祔謝中人嚴綬加淮西招撫使綬引師壓賊境多出金帛賞士以厚祔謝中人招聲援非祔謝不與官崔祐甫改中書侍郎元載用事非祔謝不與官賄不與官及祐甫推至公以行祔賄狼藉楊炎字公謝南其子弘業祔賄狼藉盧杞引嚴郢爲御史大夫按之受祔二十萬緡孔戣字君嚴中人劉希光受祔二十萬緡李義府遣子津名長孫延謂曰吾爲子得縉抵死謝錢一官居五日延拜司津監索謝錢七十萬楊行穎白其姦詔劉祥道與三司雜訊李勣監按有狀詔除名流嵩州顯祔公謁無所忌楊國忠凡領四十餘使而度支吏部事目叢夥第署一字不能盡故史得輕重顯祔公謁無所忌所在

賄謝李邕字泰和所在賄謝犯贓輒寘之死

五代明字吏有犯贓  
寘之死曰此民之

蠹也買曲成直

唐孫樵

凡計贓者以絹平之其贓有六焉

一曰

強盜二曰枉法其刑絞三曰不枉法四曰竊盜五曰受所監臨其刑流六曰坐贓其刑徒凡六贓定罪有正條餘皆約而斷

焉唐六典

## 使吏供已

六

白衛司馬

漢蓋寬饒爲左司馬在部常爲衛官繇使市買衛卿私使寬饒詣府上辭辭尚書也尚書

責問衛尉由是不復私使侯司馬

護視家事爲妻先引丞相司直繁延

蕭望之多使守吏自給車馬往茂陵迎醫晉陶侃廬江護視家事小吏冠法冠爲妻先引也人爲郡主簿

太守張夔妻有疾將迎醫請行曰資  
於事父以事君小君猶母也云云  
史坐遣吏修園宅應免官詔以贖論  
夷第爲官廨御史劾夷宰相抑吏市私第  
杞召大理正曰晉許罪晉曰宰相於庶官比  
利舉奪官杞怒謫晉於使行賈州縣藩鎮劉從諫性奢  
是當監主自盜罪絞侈賈人子獻口馬  
金幣即署牙將使行賈州縣所在暴橫杳貪責子貸錢  
吏不應命則憇于從諫欲論奏或遣客遊刺故天下怨  
怒

## 冤獄

七

白策秀才文曰肺石少不冤之人

周禮左肺石達窮棘人之訟注赤石也

棘林多夜哭之鬼

樹棘槐聽訟於其下

夜哭之鬼謂無辜者

治長非罪雖在

繩縛

之中非其罪也良夫無辜

衛侯夢人被髮北面而譟曰予爲渾良夫呌天無辜多殺不辜

而號無告

無所告也

銜冤飲恨

吞聲

泰誓曰無辜願天告

也誣以偷金難明直氏

直不執爲盜璧誰辨張儀亡

疑

門下疑儀盜刀有餘寃

尚能銜斗日無私照

猶隔義夫飲恨

之掠撻數百劍有餘寃

衡斗日無私照

猶隔義夫飲恨

五月降霜

鄭行被囚仰天而歎五月降霜

孝婦含冤三年致旱

東海于公明于

衆口鑠金

信非其罪

片言折獄

不見其人君實不察其罪

申生冤

濫刑

頗似是而非

治長非罪始因尼父

自別似是而非

而知叔向無辜終國章斯抵誠合人命所懸豈宜

俟祁奚而免

丹筆獄申之

法

乃冤濫施終

失入丹筆獄非明察法乃誤施未聞情得但見獄成得情猶合哀矜

非罪誠  
宜開釋

捶楚之下何求不獲雖臯陶聽之猶刑濫則

懼及善人孝婦致旱

東海孝婦養姑甚謹夫死不嫁姑恐累之自殺姑女告婦殺母

婦自誣服殺姑獄掾于公明之不可竟殺之上虞寡婦郡界旱三年後太守至祭其冢天乃立雨

養姑事同東海孝婦姑以壽終姑女誣告婦加鴆竟結其罪孟嘗伯周爲戶曹明之不可亦連旱後太守殷丹至明之血逆流

晉劉隗大連烏司直丞相府斬督運令史淳于伯血逆流隗奏曰斬伯著柱遂逆上絲極未復下流百姓譖咸

生爲窮人死爲冤鬼抱恨

日寃伯子惠亦訴父不之軍興

入地銜冤氣怨結而不傷

涕滿汗而橫流

與濁吏何親

與冤人何仇

孔卒不直冤

李齊運萬年丞源遠不事齊運怒忤辱之死於廷遂家告冤御史連章深劾齊運訴

于帝言爲朋黨所擠天子使宰相喻諫官御史後無得連章以劾然卒不直遠冤

誣劾以罪

杜

字處宏僚官韋賞陸楚皆聞家子有美譽論事忤兼誣劾以罪帝遣中人至兼廷勞畢出詔執賞楚殺之二人無

罪死衆魏元忠中宗在東宮爲檢校左庶子時二張勢莫不寬魏元忠傾朝廷元忠嘗奏曰臣承先帝之顧且

受陛下厚恩不能徇忠使小人在君側臣之罪也易之等恨怒因武后不豫即共譖元忠與司禮丞高戬謀挾

太子爲耐久朋遂下制獄詔皇太子相王及宰相引元忠等辨於廷不能決昌宗乃引張說爲證說初僞許之

至是迫使言狀不應又促之說曰臣不聞也易之等遽曰說與同逆說又曰臣知附易之朝夕可宰相從元忠

則族滅今不敢而歛懼

## 部兵榜耳

崔寧爲牙將事裴冕裴冕被謗朝廷疑之

元忠之冤后寤其讒

遣使者問狀寧部兵榜耳白其冤使者以聞

## 天下稱冤

五代趙延義字子英周太祖自魏以兵入

京師太祖召延義問漢祚短促者天數邪延義言王者撫天下當以仁恩德澤而漢法深酷刑罰枉濫天下稱

冤此其所以亡也是時太祖方以兵圍蘇逢吉劉銖弟欲誅其族聞延義言悚然因貸其族二家獲全

邪

## 正雜掾獄訟冤劇

唐史蘇安常曰邪正雜掾獄訟冤劇何昔是而今非耶

李元素

## 辨運冤

爲御史東都留守杜亞惡大將令狐運會盜劫輸絹於洛北運適與其下畋近郊亞疑而訊之

掠服之亞請斥運詔監察御史楊寧覆驗事皆不讎亞怒劾寧固上抵罪詔元素馳按亞迎以獄告元素徐察其冤悉縱因以還亞大驚復劾元素失有罪元素還帝已怒元素曰臣以御史按獄知冤不得盡辭是無容復

見陛下帝意解即道還寃狀

請出獄付外

崔培字從律  
京兆尹宋申

錫爲讒所危宦官切齒時人罕敢辨者培與大理卿王正雅固請出獄付外與衆治之天下重其賢

縊殺

崔寧時朔方掌書記康湛詐作寧遺此書獻之盧杞奏寧初無效順心反狀明甚召至朝堂縊殺之籍其家中

增寃

李方元字景業爲江西判官有大獄論

之平貸

死者十餘囚方元刺審其寃悉平貸之

宋申

錫開成元年李石因延英召對從容言曰陛下之政皆

承天心惟申錫之枉久未原雪帝慙曰我當時亦悟

其失而詐忠者迫我以社稷計爾使

逢漢昭宣時當不坐此因追復右丞

出寃繫

唐臨持節按獄交州

出寃繫三千人

李昭德萬歲通天二年來俊臣誣以逆謀既而俊臣亦下獄同日誅時

累遷大理卿

雨甚衆庶莫不寃

疑寃不治

崔從攝守印州前刺史有以盜繫獄解已具從疑其

冤縱不治

姚壽遷益州長史新都丞朱侍辟俄得真盜

道路冤謫

姚壽遷益州長史新都丞朱侍辟坐贓應死侍辟所厚浮屠理中謀

殺璣効南

有密告后者詔璣窮按璣深探其獄跡疑似皆捕逮誅黨牽聯數千人獄具后遣洛州長史宋元爽

中丞霍獻可覆視無所翻坐沒入五十

餘族知反流徙者什八以上道路冤謫

酷憤

紀王謹女東光縣主

始諸王妃主自垂拱後被害者皆藁掩之神龍初諸王皆陪葬昭獻二陵主聞感慟卒敕其子曰爲我謝親戚

酷憤已雪下見

徐有功上疏曰天先王無恨矣

叫閻弗聽叩鼓弗聞

徐有功上疏曰天下員有定此選者

日多選曹諉屬公行罵謗滿路唐季人多逆節

鞠訊結斷刑慘獄嚴革命歲久其流弗改事表生情法外構理

而刻薄吏驅扇成姦雖朝堂進表列匱內牒叫閻弗聽叩鼓弗聞使申其冤正增其枉

上冤狀

穆贊

宇伯明累侍御史陝虢觀察使盧岳妻分背不及妻子妾訴之中丞盧佑欲重妾皋贊不聽佑與宰相竇參共

誣贊受金捕送獄弟賞上冤狀詔  
三司覆治無之猶出爲抑州刺史刑耳列冤

濟宇文融張說字道

恨恚乃與崔隱甫李林甫共劾奏說引術士王慶則夜  
祠禱解而奏表其閭引僧道岸窺調時事冒署右職帝

怒詔乾睢隱甫刑部尚書韋抗即尚書省鞠之發金吾  
兵圍其第說兄左庶子光詣朝堂刑耳列冤帝遣高力

士住視見說蓬首垢面席藁家人以瓦器饋脫粟鹽疏  
爲自罰憂懼者力士還奏且言說性納忠於國有功帝

憮然乃停說中書令誅  
李尚隱其先出趙慶則等坐者猶十餘人善良方蒙枉

郡徙貫萬年擢左

臺監察御史馮昭泰性驚刻人憚其彊嘗誣繫桐廬令  
李師旦二百餘家爲妖蠱有詔御史覆按皆稱病不肯

往尚隱曰善良方蒙枉不爲申  
袁滋字德深進詹事府司明可乎因請行果推雪其冤

### 盜金下獄

袁滋字德深進詹事府司

直部官以盜金執正其罪  
張鑑字季權一字公度累殿中侍御史乾元初華原令盧  
下獄滋直其冤

樅以公事譙責邑人齊令詭令詭官人也銜之搆樅罪  
鑑按驗當免官有司承風以死論鑑不直之乃白其母  
曰今理樅樅免死而鑑坐貶默則負官貶則爲太夫人  
憂故問所安母曰兒無累於道吾所安也遂執正其罪  
樅得流鑑貶撫

州司戶參軍 銅匱申寃

則天皇后武氏臨朝乃治銅  
枉所 姚崇

后嘗語左右往周興來俊臣等數治詔獄朝  
欲言

臣相逮引一切承反朕意其枉更畀近臣臨  
問皆得其手牒不寃朕無所疑即可其奏自俊臣等誅  
遂無反者然則向論死得無寃耶崇曰自垂拱後被告  
者類自誣當是時以告言爲功故天下號曰羅織甚於  
漢之鈞黨雖陛下使近臣覆訊彼尚不自保敢一搖手  
以悖酷吏 淫潦決獄而霽

崔碣字東標再爲河南尹邑  
意哉本傳 有大賈王可久轉貸江湖間  
值屢動亂盡亡其資不得歸妻詣卜者楊乾夫咨在亡  
乾夫名善數而內悅妻色且利其富既占陽驚曰乃夫

殆不還矣即陰以百金謝媒者誘聘之妻乃嫁乾夫遂爲富人它年徐州平可久困甚丐衣食歸閭里往見妻乾夫大怒詣逐之妻詣吏自言乾夫厚納賄可久反得罪再訴復生誣可久恨歎遂失明碣之來可久陳冤碣得其情即敕吏掩乾夫并前獄吏下獄悉發賊姦一日殺之以妻還可久時渥潦獄決而霧都民相與歌舞於

道獄

蘇逢吉喜爲殺戮高祖嘗以生日遣逢吉疏理獄因以祈福謂之靜獄逢吉入獄中閱囚無輕

重曲直悉殺之以報曰

四海多銜冤之人

韋嗣立論刑法四海多銜冤之人

冤之人九泉

溫璋烏京兆尹有鴉三挽鉞璋曰此必訴冤遣吏隨至城外果有人

探其雛追其人詣

或問鬼災

武黃門之死也裴晉公爲盜所刺隸人王義扞刃而

斃自爲祭文是歲進士撰王義傳者三之二李錡之誅也大霧三日不開或問鬼災內疑其冤詔收葬南部新

書

# 義府擅殺寺丞

王義方言畏義府之權勢能殺身以滅口此則生殺之威上非主出賞罰

之柄下移

佞寵舊史

白璧何辜青蠅屢煎

李白雪讒曰白璧何辜青蠅屢煎羣輕折軸下

沈黃泉衆毛飛

骨上凌青天造化爲悲傷

李白古風燕臣昔慟哭五月飛秋霜庶女號蒼天震

風繫齊堂精誠有

所感造化爲悲傷被罪怡然素服俟命

舊唐史宋申錫既被罪怡然不以爲意自中書歸私第止於外廳素服以俟命其妻出

謂之曰公爲宰相人臣位極於此何負天子反乎申錫

曰吾自書生被厚恩擢相位不能鋤去姦亂反

爲所羅織夫人察申錫豈反者乎因相與泣

## 鬻獄

八

白周書曰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

典主也訖絕也富謂賄賂不行

鞫獄 罪贓 獄貨非寶惟府辜功

府聚也辜罪也功事也言受獄貨非

寶惟以聚

閑邪買刑放於寵獻子辭梗

陽之賂也叔魚鬻邢侯之

獄

叔魚納雍子之女蔽罪邢侯

厚賂深繩貪賄賂撓刑私

貨政以賄成

由官邪也獄由貨贖則死及之財惟苟得

法必私行貪

以敗官爲墨

相賂

以貨寬縱出之刑

漢書受悖入

之貨

禮

罪以貨聞既貪獄貨

是速官刑

孔以貨市獄畧

李景畧李

懷光爲朔方節度使署巡官五原將張光殺其妻以貨市獄前後不能決景畧覈實論殺之既而有若女厲者

進謝廷中貪財鬻獄

陸肱宣宗時除刺史有錄事參軍如光妻云頗尚修潔肱名聞四錄事參軍有

龔對曰有三下等懦政虐刑貪財鬻獄即懼太守出唐語林

李義府

母妻諸子市獄門如沸湯錢

至十萬可以通神

張延賞聞度支有一冤獄久不決每不平之及公判度支期以旬日案上

有一帖子云奉錢三萬乞不問其獄公怒悉收公吏左右訊之明日於盥洗處云錢五萬又於寢所云錢十萬公嘆曰錢至十萬可以通神矣乃不問幽閑鼓吹

貴倅鬻獄

裴寬遷刑部員外郎萬騎將軍馬崇

冒殺人而王毛仲方以貴倖將鬻其獄固執不肯從

以金五百兩賂貴妃姊妹

裴寬先是寬以所善請於裴敦復即砍白發其言林甫趣之敦復未及聞扈幸溫泉宮而其下裨將程藏曜曹鑒自以他事繫臺寬捕按之敦復謂寬求致其罪遽以金五百兩賂貴妃姊妹因得事聞於帝由是貶寬睢陽

太守

鞭扑九

白虞典曰鞭作官刑

治官者用鞭

朴作教刑

朴楚也不勤道業則撻之月

令仲春無肆掠

掠捶拷肆暴屍

一扶汝庸何傷

傳扶其不勉者

司城子罕

盜璧之笞

楚相枉張儀

子罕親執朴

子罕執撻之執

血禮鞭之見血

齊襄誅屢於徒人費鞞

令鞭刑

檟楚二物收其威也

徒人費遇賊袒而示之背

叩脰以杖叩其脰

孔子見原壤笞令罰鞭師曹

曹誨之琴師曹之公怒鞭

三百撻伯禽

成王有過則撻伯禽

事瞽瞍也小杖則受大杖則走故舜不失蒸蒸之孝瞽瞍不陷於不義

受笞

史吏過笞撻陳餘餘欲起

張耳躡使受笞去丹責餘  
曰今一見辱而死一吏乎榜郭舍人上令倡監榜郭  
舍人不勝痛也未

嘗撻辱人

漢朱邑爲桐鄉嗇夫

蒲鞭

劉寬事見後漢常林夜過吏崔林嘲

之日君爲廷尉

搘婦翁

第五倫三娶孤女

五色棒

曹瞞傳曰太祖爲洛

陽北都尉治四門作五色棒懸門左右

景詔曰加笞以爲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爲人其定律

笞也五百曰三百減笞

又詔曰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畢朕甚憐之其減笞三百曰二

三百曰二百也無得更人

又詔曰當笞者傳楚子玉治兵終禁屬無得更人

鞭

傳楚子玉治兵終日而舉鞭七人貫

三人白梃

大杖

禁吏擅笞人

第五倫遷蜀

禁吏擅笞人

仙婦笞秦

執敲朴鞭笞天下

過秦論

捶楚之下之中殺人以挺孔杖

朴踰制

王遂杖朴皆踰制

出示於朝

王遂械送京師斬東市監軍上遂所制杖出示於朝

爲戒段秀實

初秀實爲營田判官涇大將焦令諶取人田自占給與農約熟歸其半是歲大旱農

告無入令諶曰我知入不知旱也責之急農無以償往訴秀實秀實署牒免之因使人還諭令諶令諶怒召農

責曰我畏段秀實邪以牒置背上大杖擊二十輿致廷中秀實泣曰乃我困汝即自裂裳裹瘡負已馬以代償

笞楚嚴慘

蕭穎士字茂挺有奴事

榜笞愁痛高郢疏榜

於道朝士有不賀者笞之

閩王曠嫁女朝士有不賀者笞之御史中丞劉蕡生不糾

舉將加笞諫議大夫鄭元弼切諫曠謂元弼曰卿何如魏鄭公乃改彊諫元弼曰陛下似唐太宗臣爲魏鄭公

可矣曠喜

杖捶者官得施所部

裴潾議杖捶者官得施所部非所部雖有罪必

請有司明不可擅也

# 越法杖人輒死

裴溝爲汝州刺史越法杖人以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

## 杖都督長史

宗室李瓌爲荊州都督長史馮長命者嘗爲御史大夫素貴事多專決瓌怒杖之坐

## 免賜杖三十

馬燧元子暢建中中趨討賊山東暢留京師於是大旱朝廷議括商旅緝錢多亡命

## 入南山爲盜

暢客單超俊李雲端等竊議以爲事且危是其言遣奴諫趨班師趨怒執奴以間使兄炫拘暢

## 請罪帝方倚趨貸不問但

羅珦越州會稽人爲奉誅其客勅炫賜暢杖三十榜笞

天子令中官出入係道吏

## 緣以犯禁珦榜笞之

柳渾字夷曠同平章事

## 雖死不置自是屏息

韓滉自浙西入朝帝虛

## 已付之奏事或日晏它相取充位

滉遂省中榜吏自若渾雖爲滉所引惡其專執讓曰省閭非刑人地而榜吏

## 至死公家先相國以捐察不滿歲輒罷今公奈何蹈

前非顙立威福豈尊主卑臣義邪滉悔悟稍褫其威

## 杖

殺人以立威

賈敦實傳洛陽全楊德幹  
矜酷烈杖殺人以立威

隨年合歡杖

五代

劉銖用法亦自爲刻深民有過者問其年幾何對曰若干即隨其數杖之謂之隨年杖每杖一人必兩杖俱下

謂之合

白挺五代王晏球字瑩之自晏球擊敗禿餒又走惕隱其餘衆奔潰投村落村落之人以

鋤耰白梃所在擊

設篋朴于堂下以修官刑而羣吏莫殺之無復遺類

敢不備物柳宗元監

察使

敵榜韓愈赴江陵塗中詩何

璧記况親犴獄敵榜發姦偷始創杖架

宇文融以夏楚大小

無制始創杖架以高卑度杖

長短又鑄銅爲規齊其巨細

唐刑法志二曰杖

杖者持也可持

以擊也書曰鞭一曰笞

笞之爲言恥也凡過之小者捶作官刑是也

撻以恥之漢用竹刑後世更以

楚書曰朴作教刑是也同上

每笞一人以責其負

吳越世家自鏗世重斂每笞一人以

責其負則諸案吏各持其簿列于庭凡一簿所負唱其多少量爲笞數以次唱而笞之少猶積數十多者至笞百餘人尤不勝其苦五代史扶痕郵人方鎮李

戴義傳

象刑

十

白尚書大傳曰唐虞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理下刑墨象純幪巾也不使冠飾周禮宮人者不使冠飾注云墨幪也圜土之刑人也不虧其體畫墨者幪巾也犯臍以墨蒙其臍畫之犯劓以赭著衣菲草屨非生於治古乃起於亂今刑法志曰善哉孫卿之論刑也曰世俗論以古無肉刑有象刑墨黥之屬非屨

赭衣而不純注純綠也以爲治古無肉刑亦不待象刑矣注言人不犯法則象刑無所施也人或觸罪而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罪至重刑至輕民無所畏亂莫大焉故象刑非生於理古而起於亂今也注言今人惡刑之重因推言之象刑惟明書曰象刑惟明者孫卿謂象天道而上古如此也其實不然

### 象刑惟明

王莽太傅唐尊出見男女赭衣之謂者哉

### 亂世效象刑

王莽太傅唐尊出見男女不異路尊下車以象刑赭

潘汚其衣莽聞說下詔申勅公卿令思齊封尊平化侯

### 孔以赭以墨

文粹沈顥象刑解曰舜禹

之代象刑而人不敢犯言象刑者以諸以墨染其衣冠異其服色爲三等罪終身不釋恥畢

### 世不滅

同上虞舜染其衣冠異其服色是罪終身不釋恥畢世不滅豈特已以爲恥人見之者皆以爲

也

### 畫衣

文粹楊炯少姨廟碑畫衣不犯

自昔羲農以降爰及唐虞或設

言而人不犯或畫象而下知禁

文粹崔仁師疏

肉刑十一

白周書曰苗人作五虐之刑爰始淫爲則劓琢黥

苗人始爲

截耳割鼻琢陰面故爲虐也皇帝哀矜暴虐以威遏絕苗人

帝堯也言滅絕

苗人今爾何懲惟時苗人斷制五刑上帝不蠲降咎于苗

苗人制五刑割勢婦人幽閑次死之刑男子天乃滅之呂刑曰墨辟辟刑也墨謂刻其額而涅以墨

截鼻曰劓荆

辟則足宫辟次死之刑男子割勢婦人幽閑五刑之疑有赦正于五罰

罰賄刑也五刑有疑則赦之從五罰言降而從輕也罰懲非死人極于病

刑以懲罰過非

殺人也極於病苦者使之莫敢犯也

苗人作而降咎垂誠呂刑即尚書

文帝

廢以從寬稱仁漢牘

漢文去肉刑用笞罰文選曰

五虐

峻刑

即上刑

四肢重罰

文選

何痛如之刑者不可復屬

緹縈上書云屬連也

想踊貴之時

俗由是敵

念鼻醜之日

人何堪

秦酷以

施上服之刑

上服刺墨也下服宮刑也周禮

夫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

息何其楚痛之甚也

漢文除肉刑詔云

守門守關

漢書墨者使守門刺者使

守

除肉刑加以笞名輕而實重

名輕易犯實重傷人是重人骨肉而輕人性命

也魏陳羣

晉曹彥議云

鑿顛抽脅玩常苟免犯法乃衆熙刑彰罪而民知恥也

一

議云云

離刀鋸終身不齒

議

不忍刻截之慘而安勦絕之悲

袁完

議復肉刑

孔融文舉  
議之乃止

孔南蠻投和

頻盜者死次穿耳  
及頰而剗其髮盜

鋸鑿篋朴楚毒畢至

文粹沈頤象刑解秦法苛虐  
方用肉刑鋸鑿篋朴楚毒畢

至而人犯愈多非特上古淳樸人易爲化夫法過峻則犯者多犯者多則刑者衆雖曰劓之刖之笞之朴之而不爲畏也夫九人冠而一人髽之爲勝但見衆而爲慕矣今免者多而刑者少人尚慕其多矣及刑者多而免者少焉以少爲勝乎故刑者衆則民無恥民無恥則雖曰劓之刖之笞之朴之而不爲畏也

仁聖晏

蕭何求繼論蕭何之傳曹參也參曰臣不如何善守可也何廢作哉若不可以爲廢作即文帝除肉刑不爲漢主仁聖白居易肉刑議欲廢之者則曰之最也

刻膚革斷支體

白居易肉刑議欲廢之者則曰  
刻膚革斷支體人主忍而用之

則惟悌惻隱之心矣此緹縈所謂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繇也其欲復之者則曰任姦令用鞭刑酷吏倚而行之則專殺濫死之弊作矣此蓋取劓琢黥之類耳班固所謂以死罔人失本惠也夫肉刑者蓋取劓琢黥之類耳書所謂五虐之刑也昔苗人始淫爲之而天降咎及秦人又虐用之而天下亦離心夫如是則豈無濫死者耶

族誅

十二

白秦皇暴虐威以三夷

文選威以三夷之刑秦法一人有罪夷三族

商紂毒

痛罪及九族

書今商王受罪人以族注刑及九族之禍罰弗及

嗣

虞書

夏刑孥戮

汝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

秦法誅族

族滅之計朱浮與彭寵書

朱

安世曰丞相禍及宗矣

公孫賀及父子俱死獄

屋誅夷在父兄之

不加

豈宗族而相及

連坐

濫施

除三夷

妖言令

呂氏臨朝云云孔

族于洛陽

王師範朱全忠既受唐禪友寧妻訴離人于朝乃族師範于洛陽先是有司次第復告之

故師範乃與家人宴少長列坐語使者曰死固不免予懼坑之則昭穆失序不可見先人地下酒行以次受戮者二

張仲方李訓之變于時族夷將相體足

百人

族夷將相

旁午仲方皆密使識其戶俄許收葬

改二十人爲五十人

蘇逢吉晉相李崧從契丹以北高祖入京師以崧第賜逢吉而崧別

有田宅在西京逢吉遂皆取之崧自北還因以宅券獻  
逢吉逢吉不悅而崧子弟數出怨言其後逢吉乃誘人  
告崧與弟嶼義等下獄崧自誣伏與家僮二十人謀因  
高祖山陵爲亂獄上中書逢吉改二十人爲五十人遂

族崧家五  
代史三十  
脣制羣臣  
來俊臣后陰縱其慘  
代史前後夷千餘族無小大皆

如詔來俊臣宰相樂思晦爲俊臣髡其家有子九歲隸

同農上變得名見言俊臣凶慘罔上不道若陛下

假條及狀付之無小大皆如詔臣父死族夷不求  
生但惜陛下爲俊臣所弄耳由是仁傑六族皆免

張漢

傑唐莊宗入汴遂族誅

漢際事末帝爲顯官以張德妃故用事梁亡唐莊宗入汴遂族

誅五代凡盜所居家及鄰保皆族誅

漢臣蘇逢吉是時天下多盜逢吉自

草詔書下州縣凡盜所居本家及鄰保皆族誅或謂逢

吉曰爲盜族誅已非王法况鄰保乎逢吉恠以爲是不得

已但去族誅而已於是鄆州捕賊使者

族其三家

史洪

張令柔盡殺平陰縣十七村民數百人肇字化元李業等乘間譖之以謂洪肇威震人主不除必爲亂隱帝顧欲除之夜聞作坊鍛甲聲以爲兵至達

旦不寐由是與業等密謀禁中乾佑三年冬十月十三日洪肇與楊邠王璋等入朝坐廣政殿東廡甲士數十人自內出擒洪肇邠王斬宗族夷丹后妃贊韋氏乘夫之并族其三家五代史淫蒸于朝斜封四出政教不一既鳩殺帝引睿宗輔政權去手不自知戚地已疎人心相挺玄宗藉其事以憾豪英故取若掇遺不旋踵宗族夷丹勢奪而事淺也

刑十三 事具肉刑門

白智不如葵傳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足踊貴履賤傳齊景公繁者故晏子曰如葵葵猶能衛足必斷其足褚師聲子踐而登衛侯怒曰必斷其足不能衛足鄭伯刑羈鉏君子鬻拳自刖楚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謂羈鉏不能衛足莫大焉遂自刖也君子曰

鬻拳可謂愛君矣

斷朝涉之脰

竹刑

裴智  
荐言

卞和獻玉

於楚王使工者相之奏

王曰石也王怒刖其足

邴民爭田

傳楚子與邴歌之父爭田不勝及即

位掘而刖之而使歌焉僕也

孔除斷趾法

刑法志房玄齡等以謂古者五刑刖居其一及其肉

刑既廢今以笞杖徒流死爲五刑而又刖足是六刑也

於是除斷趾法爲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

夫偉

人之一非

夫偉人之一非亦惨乎點刑劉禹錫猶子戒

今何不行

文粹服母三年議周

之用刑也則墨劓宮刑

文粹劉軻上座主書嘗讀史感和嘆

今何故不行

田再思

必獻不至再

韓愈  
聯句

之事必獻不至三刖不至再

必獻不至再殆幾乎無刖矣恩熙寬刖刻

殺人刖

足亦皆有禮

崔仁師傳治獄主仁恕故

太宗初令公卿更議綏刑

之屬五十條免死惟斷其右趾應死者多蒙全活太宗  
尋又矜其受刑之苦謂蕭瑀曰前代不行肉刑久矣今  
斷人右趾念其受痛意甚不忍瑀曰古之肉刑乃死刑  
之外陛下於死刑之內降從斷趾便是以生易死足爲  
寬罪上曰朕意以爲如此故欲行之又上書言此非便  
其後蜀王府法曹裴弘上疏駁律令於是房玄齡等建  
議以爲古肉刑既廢制爲死刑流徒杖笞凡五等以備  
五刑今復設刖足則是爲六刑於是除斷趾法通典

罰親十四

白獄成刑放

記公族有罪獄成告於王三宥之傳曰刑放於寵

私不害公

愛而知惡

唯惡是疾

雖親必誅

唯令是行

雖親不隱

君子不黨

法家少恩

雖親唯立愛

斷恩而法且

義不掩恩

門外之理

威克厥愛允濟

愛克厥威敦既睦之情恩常掩義行無頗之法  
允罔功書敦既睦之情恩常掩義公不滅私宜准律

論難從刑放血屬內罪無掩蔽禮刑不頗邪傳且仁不遺親

義無絕愛他入尚思欽恤本族難忘哀矜骨肉之親無絕禮仲尼曰

叔向古之遺直也傳治國制刑不隱其親刑者國之大

言至於他事事宜當直矣叔則宜有隱也

三數叔魚之惡不爲未減言皆正直也叔

義也夫可謂直矣注魚叔向弟也曰

於義未安直則有也平丘之會數其賄也晉不爲暴歸

魯季孫稱其詐也晉不爲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

刑書晉不爲頗三言而除三害加三善殺親益榮猶義

也夫

三罪爲國施刑不可不正其餘以直傷義故疑之

小慈害德大義滅親

石碏

殺子君子曰

大義滅親

稱以正直

汝雖有說

謂之仁愛

吾則不知以父成政

不孝也

史楚王使石奢爲治有殺人者奔追之則其父

而死

大爲防而猶踰

以自速戾

小不忍而爲亂

敢不斬恩戮姊弟

晉荀晞字道將都督青兗從母依之養甚厚從母弟求爲將暉曰吾不以法貸人將無後悔苦欲之乃以爲督後犯法暉斬之從母救不聽既死而哭曰殺卿者乃兗州刺史周公垂涕而治管蔡之

獄

季友歎欷而議親

周禮八議

孔坐伯父

岑義字伯華

行叔牙之誅

議親

坐伯父長倩

貶郴州司法參軍

有司以族犯法不可爲侍臣

姚璡字令璋延

載初拜納言

有

司以璣族犯法不可爲侍臣者璣曰王敦犯順尊典樞  
機嵇康被戮紹以忠死是能爲眾乎后曰此朕意卿無  
恤浮抵舅罪王師範敬武之子嗣領軍專于法無所私

言舅醉殺人其家訴之師範厚賂謝訴者不  
置師範曰法非我敢  
亂乃抵舅罪唐史

國親刑十五

與帝德部公  
族刑門事類

白甸師

周禮甸師氏王同姓有罪則刑焉主斷獄於甸師也

記曰公族有罪則聲

于甸人公族無宮刑不翦其類也

三宥

獄成有司讞于公公曰宥

之三宥不對則走出致刑于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  
然必赦之有司曰無及也反命于公公素服不舉爲之

變如其倫之喪無服

有司正術

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

季子

注倫親疏之比也

遏惡

公羊云公子牙卒不禍殺爲季子謀季子遏惡不爲國獄緣季子之心爲之諱君親無將將必誅也

緩追逸賊

殺梁鄭伯克段失弟子道賤段而惡鄭伯鄭伯處心積慮成於殺也猶曰取懷中而殺

之宜緩追逸賊

小慈失教鄭莊成叔段之誅

傳曰鄭伯克段于鄆稱鄭伯譏失教

爲法斷恩漢武可昭平之奏

漢隆慮王子昭平君尚帝女隆慮病困以金千斤錢千萬預爲昭平君贖死罪上許之隆慮卒昭平醉

斂主傅傳母也廷尉請論決上曰吾第一子又屬我垂

涕良久曰先帝法令誣之哀帝詔下明曰噬膚之恩詔何面目入高廟遂可其奏

明是外戚有孔宗室愠

始愠首至羣臣白帝御興元南門受之百官稱賀太常博士殷

盈孫奏言禮公族有罪有司曰某之罪在大辟君曰赦之如是者三走出致刑焉君爲素服不舉者三日今愠

以皇族不能固節迫脅至此宜廢爲庶人絕屬籍  
葬以庶人禮大捷之慶須朱攻首至乃賀詔可敗髮

痛在身

李傑尚衣奉御長孫昕素惡傑遇于道內侍玄  
宗姬婿與所親楊仙玉共毆辱之傑訴曰敗髮

膚痛在身辱衣冠恥在國帝怒詔斬昕朝堂

通宮妾書

宗室李鷄正元初爲饒州別駕妾高以善

歌入宮鷄因御醫許泳通書坐誅

僚吏犇解

宗室李晉坐豫太平公主謀被誅改氏厲晉就刑僚

吏犇

解

罰故

十六

白清河二天

王輔決錄曰蘇章爲冀州刺史行部有故  
人爲清河太守案得姦贓乃請太守酣飲  
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  
與故人飲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按清河太守公法也

遂舉正議故周禮八議

一曰議故

崇姦獲戾大爲之防

念舊廢刑  
小不忍而

其罪也議故

有大故而宜

申恩屈獄成刑

故愛

爲亂雖久要之難忘

有大故而宜

申恩屈獄成刑

故愛

知惡唯惡是去

雖舊必誅

唯法是行

雖舊必罰

舊雖在於八議法宜

二義有不遺

禮則標於八議

罪或難掩

法可行於二天

事苟足容

刑宜緩於

一雖敦於念舊

義在不遺

而奉彼正刑

罪宜無赦

孔免官

裴寂字玄真唐

公留守太原契分愈篤貞觀初浮屠坐

妖言解連寂坐不遺

免官削封邑半歸故鄉

## 不齒

十七

白書曰降霍叔爲庶人三年不齒

齒錄也

有不率教者屏

之遠方終身不齒廢以駁罪

禮周禮太宰以八柄駁羣臣七曰廢以駁罪注廢

故也不齒三年

周禮凡害人者寘之國土以明恥之其能改者反於中國不齒三年

孔不盡

心於軌

唐李軌字處則時鄧晚聞軌敗入賀帝曰而委質李軌以使來聞其亡不少惑乃蹈舞以悅我

不盡心於軌能竭節以贓論廢者削迹

盧懷慎臣請以贓論廢者削迹

於我乎遂廢不齒

方令鄭延祚母死不葬三十年有不賜收齒

母死不葬

顧員卿字清臣復使河東勅秦朔

不數十年

方令鄭延祚母死不葬三十年有詔終身繇役如初

歸崇敬字正禮請取生徒及第多少不齒

爲博士考課上下有不幸教者復提

之國子移禮部爲太學生太學又不變徙之四門四

門不變徙本州之學復不變繇役如初終身不齒

白奪以駄貧

周禮太宰以八柄駄羣臣六曰奪以駄其貧謂其罪也大沒入其家財也奪駄

邑

子曰管仲奪伯氏駄邑三百飯蔬食沒齒而無怨言當罪故不怨也

抵于公法

沒以家財

入沒先居之產

列子宋人向氏學盜俄以贓獲罪沒先居之產也

孔無儋石

之贏

裴炎被劾籍其家無儋石之贏籍貲入官

韋虛心歷荆潞楊三大都督府長史荊州有鄉

豪負勢干法虛心

籍元載家

賜自盡籍其家鍾乳五百兩詔分賜中書門下臺省

籍其貲入之官

官胡椒至八百石他物稱是

諸弟訴枉

韋堅字子全正月望夜皇甫惟明與堅宴集林甫奏堅外戚與邊將私且謀立太子有詔訊鞠林甫使楊謹矜揚

國忠王鉉吉溫等文致其獄帝感之貶堅縉雲太守惟明據川太守籍其家堅諸弟訴枉太子懼表與妃絕遂復敗堅江夏焉

固請籍沒

五代唐臣趙鳳

張全義養子却繼孫犯法死宦官伶人冀其貲財固請  
籍沒鳳上書言繼孫爲全義養子不宜有別籍之財而  
於法不至籍沒刑人蕭至忠生平奉賜無利財不可以示天下珍寶不可計蕭至忠生平奉賜無  
所遺施及籍沒珍寶不可計

不可

計

殺人

十九

白殺人者死

漢以殺止殺

傳刃失意

古詩失意杯酒間白刃起相離

罪莫大焉

死刑

無赦之刑

殺人之中

又有禮焉

是樂殺人子殺

人不忌爲賊

傳莫大之罪

周禮殺傷匪人爭奪相殺謂之

人患

禮

殺人不忌爲賊

死傷橫道不問

邴吉爲丞相道逢羣鬪死

傷橫道不問吏怪問之

殺子

後漢賈彪爲新息令土人

曰此京兆尹長安令事殺子貧困多不養子嚴爲刑制

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城北有婦人殺子彪出

按掾吏欲引盜彪怒曰賊冠害人此常理母子相陵背

天違道殺父侍人

魏志劉曄字子陽父普母疾困臨終

遂行按殺父侍人曄年七歲兄渙年九歲母戒以普侍

人有詔害之性必亂汝家汝能除之則吾無恨曄年十

三謂渙曰亡母之言可行矣即入室殺侍人出拜母墓

普怒罵還拜謝曰亡母顧命之言

椎埋

王溫舒少時椎

敢受擅行之罪普異之不責也

椎埋

王溫舒少時椎殺

人而僵路隅文選曰睚眦蒙介尸僵

埋

爲斬注椎殺

埋之僵路隅言遊俠之徒殺人狂易

陳忠伯始上

得減重論事

十三殺人秦武陽也孔所至大殺戮杜兼字處

遂施行也尹杜佑素善兼始終

賤工謗國

李寶拜京兆尹貞元三

倚爲助所至大殺戮杜兼字處

宏擢河南

尹杜佑素善兼始終

十年旱闢輔饑乃峻責

租調人窮無告至徹舍鬻苗輸于官優人成輔  
端爲俳語諷帝實怒奏賤工謗國帝爲殺之 斷頭華

徙鎮義成軍盜殺商賈吏捕得乃

殺萬家

五代皇甫暉夜焚具州入

華嬖人華怒斷其頭以祭死者

于魏趙在禮以暉爲馬步軍都指揮使暉擁甲士數百

騎大掠城中至一民家問其姓曰姓國暉曰吾當破國

遂盡殺之又至一家問其姓曰姓杜兼字處

萬暉曰吾殺萬家足矣又盡殺之

出詔執殺

杜兼字處宏爲濠州

刺史僚官韋賞陸楚皆聞家子有美譽論事忤兼誣劾  
以罪帝遣中人至兼廷勞畢出詔執賞等殺之二人無

罪死衆

里胥有罪輒殺

韓滉字太冲遷浙江東西觀察

莫不冤死

使里胥有罪輒殺無貸人怪之

滉曰袁晁本一鞭背吏禽賊有負聚其類以反此輩  
皆鄉縣豪黠不如殺之用年少者惜身保家不爲惡

殿小兒

王璠字明玉出爲河南尹內廢小兒頗擾民璠殺其尤暴者遠近畏伏 悍妬多殺

**戮** 王重榮性悍妬  
多殺戮少縱舍

**斷首置前**

王洪任威虐殺人斷首置前而顏色泰然下恐不敢

**叛** 惟此兩何殺人最多

武懿宗孫萬榮死懿宗復興婁

師德撫循河北人有自賊中歸

者一切抵死先剔取膽乃殺之血沫前而舉動自如始萬榮入寇也別將何阿小陷冀州殺人無餘種以懿宗

暴忍似之故號稱兩何相柳璨字焰之天祐語曰惟此兩何殺人最多謀殺大臣

二年長星出太微

文昌間占者曰君臣皆不利宜多殺以塞天變元暉廷範乃與璨謀殺大臣宿有望者璨手疏所仇媚若獨派損等三十人皆誅

**殺尉**

劉仁軌字正則轉陳倉尉

部人折衝都尉魯寧者豪縱狠法縣

莫能屈仁軌約不再犯而寧暴橫自如仁軌榜殺之州以聞太宗曰尉而殺吾折衝可乎對曰寧辱臣臣故殺之帝以其肉賜從官

呂諲中人馬尚言者素曬於諲

爲人求官諲奏爲藍田尉事覺

帝怒命敬羽窮治殺尚言以其駢頸就鉄血丹狴戶天則

皇后武氏稍圖革命然畏人心不肯附乃陰忍鷙害肆  
斬殺怖天下內縱酷吏周興來俊臣等數十人等爲爪  
吻有不慊若素疑憚者必危法中之宗族侯王及他骨  
鯁臣將相駢頸就鉄血丹狴戶家不能自保太后操金  
具坐重幃而國

甘露之禍

文宗太和九年冬十月辛巳  
殺觀軍容使王守澄十一月

乙巳殺武寧軍監軍使王守涓壬戌李訓及節度使王  
璠郭行餘御史中丞李孝本京兆少尹羅立言謀誅中  
官不克訓尋于鳳翔甲子尚書右僕射鄭覃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乙丑知戶部侍郎李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左神策軍中尉仇士良殺王涯賈餗舒元輿李孝本羅  
立言王璠郭行餘鳳翔少尹魏逢戊辰晝晦鳳翔監軍  
使張仲清殺其節度使鄭注己巳仇士良殺右金吾衛  
大將軍韓約十二月壬申殺左金吾衛大將軍李正素

學士顧  
師邕

# 嚴武欲殺杜甫

甫性褊躁傲誕嘗醉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亦暴

猛外若不爲忤中銜之一日欲殺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於門武將出冠鈎于簾三左右白其母犇救得止

唐殺宦者七百餘人梁本紀唐天復三年正月己巳天子至自鳳翔素服哭於太廟而後

入殺宦者七百梁本紀唐天復三年正月己巳天子至自鳳翔素服哭於太廟而後

餘人五代史部有盜自率兵捕之時村民十數共逐盜入山中盜皆散走仁魯從後至見民捕盜者以為賊悉擒之斷其腳

筋暴之山麓宛轉號呼累日而死間者不勝其寃而

逢吉以仁魯爲能由是天子因盜殺人滋濫五代史務

行殺戮史弘肇字化元出兵警察務行殺戮罪無小大皆死是時太白晝見民有仰觀者輒腰斬于市

市有醉者忤一軍卒詆

下裴炎獄

則天皇后武氏始武承嗣請太后立七廟

中書令裴炎沮止及敬業之興下裴炎獄殺之并殺左威衛大將軍程務挺太后方怫恚一日召羣臣廷讓曰朕於天下無負若等知之乎羣臣唯唯太后曰朕輔先帝踰三十年憂勞天下爵位富貴朕所與也天下安佚朕所羞也先帝弃羣臣以社稷爲託朕不敢愛身而知愛人今爲戎首者皆將相何見負之遽且受遺老臣抗扈難制有若裴炎者乎世將種能合亡命若徐敬業者半宿將善戰若程務挺者乎彼皆入豪不利於朕朕既戮之公等才有過彼蚤爲之不然謹以事朕無詒天下笑羣臣頓首不敢仰視曰惟陛下命殺流人

有上封言嶺南流人謀反者后遣攝右臺御史萬國俊就按得實即論決國俊至廣州盡召流人矯詔賜自盡皆號哭不伏國俊驅之水曲使不得逃一日戮三百人乃誣奏流人怨望請悉除之於是太后遣右衛翊府兵曹參軍劉光業司刑評事王德壽苑南面監丞鮑思恭尚書直長王大貞右武衛兵曹參軍屈貞筠皆攝監察

御史分往効南黔中安南等六道訊鞫而擢國俊左臺侍御史光業等亦希功于上惟恐殺人之少光業殺者九百人德壽殺者七百人其餘亦不減五百人號國先殺其二子貴妃楊氏馬嵬之難號國與國忠妻裴柔等犇陳倉縣令率吏追之意以爲賊弃馬走林號國先殺其二子柔曰丐我死即并其女刺殺之乃自刎不死吏載置于獄問曰國家乎賊乎吏曰互有之乃死



白孔六帖卷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白孔六帖卷四十八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員外郎臣牛穎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賡錄監生臣李標

欽定四庫全書

白孔六帖卷二十一

唐

白居易 原本

朱孔傳續撰

傷二

誣人四

告人罪六

相代罪八

有過十

改過

十一

待罪

十二

有罪復用

十三

恕

十四

猜認

十五

錯誤

十六

文字誤

十七

犯夜

十八

鬪

一

白方剛

子曰君子有三戒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

失意

見上

怒有戰鬪

傳小人之性

蒙於勇嗇於禍

一朝之忿

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忿思難

君子

有九思彼竭我盈

鬪心志爭鬪之獄

繁矣

不忿小忿拗

怒而少息 肆其忿猶

恚也

彊者

彊暴之男

攘臂

而仍張拳

張空拳  
冒白刃

慍見

於色形

力爭

蚌鷁相持

兔犬

俱斃血

作脈憤 争為事末

關乃禍心

鬪怒者成之

周禮

睚眦

禮

方

剛奮末

謂怒而動  
四支也

忿懥

憤怒兒也

捷音致禮

禮

用壯

逢彼之怒

交猝

趙簡子曰  
孟獻子有闢臣五人

叔向

曰子不欲也

若使盼侍交猝之可也

控拳

救

闢批亢

史記解雜亂紛糾者

不救闢批亢者

不搏穢

控拳搗虛形格勢禁而自解

搗亢拊背

救

婁敬曰夫人闢

不搗其背

未能全勝

其

折脅拉齒

范睢

兩虎安得私鬪

寇恂

賈勸解

高鳳教授於西唐

山中隣士有爭財持兵而鬪

復

夙夜脫巾叩頭曰仁義

遜讓奈何弃之

爭者慙

投刃而雞肋不足以安尊拳

劉伶醉與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伶曰雞肋不足以

謝之

安尊拳其老拳毒手

石勒與李陽隣居爭漚麻池相擊及貴召陽與飲酣譙引陽

人笑而止

臂笑曰狐往日厭卿亦飽狐毒手教令即令人厭其父母不可與行

老拳

毒手

刑法志厭人教令者與同罪

者決死爭雄憑怒力爭

心競能鬪不過吾

裂冠毀冕

鬪韜

司賦禁鬪韜者賦韜也賦音暴

晉侯夢與楚子搏楚

子伏地而鹽其腦

傳

佐鬪搏

殺梁公子季友與莒子屏左右而相搏公子友處下

左右曰孟勞孟勞魯之寶刀也公子取而殺莒子

剛腸

妻呼還

春秋專諸與人氣妻一呼即還子胥問之對曰屈於一人之下

鬪智不鬪力

救鬪者傷

淮南

子曰救批而殺之

宋萬遇仇牧云云

五侯之鬪血成江

春秋考異曰龍

門下血如江時

人謠曰云云

兩虎相關勢不俱生

謂蘭相如廉頗也

孔柳宗

元貞符

惟人之初摠摠而生林林而羣合偶而居交焉而爭際焉而鬪力大者博齒利者齧爪剛者決

羣衆者軋兵良者殺

譙南蠻傳坦綽遣使者貴

披藉草野塗血

驃信書遺節度使牛叢

叢因責之曰州縣繕甲屬兵犄角相從皆蠻

李傑

之深雖女子能躋踰

浮賊况彊夫烈士哉

史大夫尚衣奉御長孫昕素惡傑遇于道內恃玄宗姪

婿與所親楊仙玉共毆辱之傑訴曰敗髮膚痛在身辱

衣冠恥在國帝爾何功坐我上

尉遲敬德嘗侍宴慶善

怒斬昕等朝堂

宮有班其上者敬德曰

爾何功坐我上任城王道宗解喻之

裴延齡

敬德勃然擊道宗目幾眇太宗不憚

少連

方橫嘗與少連會田鎬第酒酣少連捉笏曰五坊卒夜段秀實笏擊賊臣今吾笏擊姦臣奮且前

關傷縣人

李渤字潛之五坊卒夜關傷縣人鄆令崔發怒敕吏捕捽其一中人也釋之帝大怒收發

送御史獄會大赦改元發以囚坐難干下俄而中人數十持梃亂擊發敗面折齒幾死吏哀請乃去既而囚皆釋而發不得原渤上疏曰縣令曳辱中人中人歐御囚其罪一也然令在赦前而中人在赦後不真于法恐四夷聞之慢倍

之心生矣

## 傷二

白戰關

見上注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經傷人及

盜抵罪

漢書雖未及死且莫能傷

君子不重傷面傷合則

**兩傷**

**死傷橫道**

邴吉少卿為丞相嘗出逢清道羣關死傷橫道吉不問吏問之吉曰人相

殺長安京兆尹所職宰相親小事人服其知大體也

不

厥足用傷

周禮凡過而

殺傷者以民成之

周禮肆其一怒

合則鬪毆

胥怨相拔

戟

賴考叔挾軺而走于都拔戟而逐之

折臂三公

羊祜字叔子既奮李陽之拳

乃折公羊之臂

折其右肱

易公羊曰宋萬擊仇牧齒者門

乃折公羊之臂

折其右肱

齊景公為孺子牛而折其齒

被傷求去職

晉祖約士少典選舉妻無男而妬不敢違忤夜寢於外為人所傷約求去職詔

不聽司直劉隗効之

疚人

漢博士申咸毀薛宣宣子況賂客楊明疚破咸於宮門外

斷鼻傷脣使不得為近侍中丞秦況及明皆大不敬弃市廷尉直議咸遇人以不義而疚者與疚人罪同况竟

減死痕音侈以杖毆擊腫

起清黑而無瘡癰曰痕

敗面

謝萬字萬石嘗與蔡系爭言系推萬落牀冠帽

傾脫萬徐起謂系曰卿幾敗我面神意自若

死傷積野

李陵書

頭壁俱碎孔兵

傷其首

韋見素從帝入蜀陳玄禮之殺國忠也兵傷其首衆傳聲曰無害韋公父子獲免帝令壽王賜

藥傅傷痍之痛

文粹朱敬則諫除濫刑疏金下有小過鼓之聲未歇傷痍之痛尚聞

皆鞭箠流血

竇軌下有小過皆鞭箠流血人見者皆重足股慄

請剖心以明皇

嗣不反

安金藏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引佩刀自割腹中腸出被地眩而仆后聞大驚輿致禁中見忠

門毆折一指

隱太子傳秦府屬杜如晦騎過尹妃父門志其傲率家僮猝毆折一指父懼即使妃

前訴秦王左右暴其父帝不察大怒詰王曰兒左右乃凌我妃家况百姓乎

狙盜發射李石

**傷** 見冠門

**瘡猶未平**

李密將如黎陽或曰向殺翟讓世  
勦傷幾死瘡猶未平今可保乎

**藥人** 三

**白寘董**

國語驪姬寘董於肉注董鳥頭也

**飲鴆而死**

地墳驗藥

**犬斃**

**祭地**

申生獻胙公祭地

**秦人毒涇上流**

師人多死晉侯帥諸

**地墳**

侯伐秦

**害物之心之罪**

**害人**

聚

**苞藏禍心**

合聚毒藥

**噬腊遇毒**

**羊**

**叔子豈鳩人者乎**

羊祜遺陸抗藥抗曰云云

**孔舌壞而死**

五代李全為安遠

軍節度使金全左都押衙胡漢榮用事所為不法高祖患之為選廉史賈仁沼代之且召漢榮漢榮教金全留已而不遣金全客龐令圖諫曰宜納仁沼而遣漢榮漢榮聞之夜使人殺令圖而酖仁沼舌壞而死吮血

得解田令孜置酒會諸將黃頭將郭琪不肯飲曰軍容

能易偏惠均衆士誠大願也今孜目曰君有功邪

咎曰戰黨項薄契丹數十戰此琪之功令孜嘻怒曰  
知之密以酙注酒中琪飲已馳歸殺一婢吮血得解地

黃酒

馮球為相國餗門人有奴頗橫馮愛賈召奴責之

奴泣謝未幾馮晨謁賈未出有二青衣賈錫瓶出

曰公恐君寒奉地黃酒三杯馮悅盡舉

酙殺之

梁臣劉

之俄病渴且咽因暴卒唐史柳玭傳

酙殺之

鄆戶皓

段凝等素惡鄭乃諧之以為鄭與友謙親家故其

留以養賊已而鄭兵數敗乃罷鄭歸洛陽酙殺之

逗夜

宴毒酒而進之隱太子建成等召秦王夜宴毒酒而進

之王暴疾咯血數升淮安王扶掖還宮

帝問疾因敕建成秦王不能酒母夜聚

誣人

四

白厚誣君子

鄭賈人曰吾小人不可厚誣君子

興无妄之辭

明巧訴之咎

無

載爾偽

作偽心勞

飾虛

行詐

情

詐謀

姦

偽言

詐偽之心

禮

爾詐

子

矯誣反坐

月令

枉撓

不當云云

誣善之人其辭游

巧言如簧

鑠金之口

辭為憑

虛

罪宜  
聞實

君子之道焉可誣也

宣詔年八十已上非誣

告殺傷人皆勿坐

漢以其罪罪之

行僻而堅言偽而

辯孔讎家誣譖

桓彥範字士則王同皎謀誅三思事泄

三思誣彥範等同逆陰令許州司功參

軍鄭愔上變三思又疏韋后隱穢榜於道請廢之帝震怒三思猥曰此殆彥範輩為之命御史大夫李承嘉鞠

狀物色其人承嘉即奏彥範敬暉張東之袁恕已崔元  
暉暴訟搖變內託廢后而實危君人臣無禮當伏誅詔  
有司議罪大理丞李朝隱執奏彥範等未訊即誅恐為讎家誣譖  
**酷吏誣籍** 崔元暉遷鳳閣侍郎  
先是酷吏誣籍數百家元暉開陳其枉后感寤為原死  
國忠欲構陟與賊通密諭守吏令脅陟使憂死州豪傑  
共說曰昔張說被竄匿張氏以免今若詔書下誰敢庇  
公願公乘扁舟遁去事寧乃出不亦美乎陟慨然曰命當爾其敢逃刑因謝遣堅卧不出  
**誣反** 宋申錫字  
慶臣帝惡宦官王守澄典禁兵偃蹇察申錫忠厚因召  
對俾與朝臣謀去守澄京兆尹王璠漏言守澄遣軍候  
豆盧著誣告申錫反初議抵死於是左散騎常侍崔元  
亮等伏殿陛請以獄付外帝震怒叱曰吾與公卿議矣  
卿屬第出元亮等執據愈切涕泣到由是貸申錫於嶺表  
**舉疑似譖染** 崔元略授戶部侍郎

京兆劉栖楚劾元略前造東渭橋縱吏增估物不償直取工徒賦二萬緡詔奪一月俸於是栖楚規相位疑元略妨已路故舉誣沒官錢裴延齡京兆尹李充指延齡疑似礦染之

**誣沒官錢**

裴延齡京兆尹李充指延齡專以檢偽罔上延齡捕充所

善吏張忠榜掠之誣充沒官錢五十萬緡以餌結權幸令妻以犧車載金餉陸贊忠具獄其母投訴光順門匪有詔御史番劾一

**楊炎**

以劉晏劾載已坐貶乃出晏忠州用庾準為荆南節度使誣晏

殺之朝野側目李正巳表請晏罪炎懼乃遣腹心分走

諸道聲言宣慰而實自辨解言晏往嘗傳會姦邪謀立

獨孤妃為后帝自

**勅發民浚渠**

嚴郢字叔敖曰京師天下聚論徒者至廣例不

覆讞令若悉待報有司斷決有程月不啻五千獄正恐

牒案填委章程紊撓且旁及近邊犯死徒流者若何為差請下有司更議楊炎惡異已諷御史劾郢匿發民浚渠使怨歸上繫金吾長安中日數千人遮建福門訟郢

冤告與羌通

竇參字時中神策將軍孟華戰有功或誣以反龍武將軍李建玉陷吐蕃自拔歸部

曲告與羌通皆論死參

陰交

皇甫無逸字仁儉皇甫希仁憲人也誣告無逸為母

故陰交世充帝判其詐斬希

以誣罔論李靖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高

史觀生軍繇藍澤道後期靖薄責之既歸而憾與廣州長

史唐奉義告靖謀反有司按驗無狀觀生等以誣罔論

誣殺忠良吉項擢右肅政臺中丞來俊臣下獄司刑當

以死狀三日不下項從武后遊苑中因間言

臣為陛下耳目知俊臣狀入不出人以為疑后曰朕以

俊臣有功徐思之項曰于安遠告虺貞反今為成州司

馬俊臣誣殺忠良罪惡如山國為吏誣訴狄仁傑調汴

蠹賊也尚何惜於是后斬俊臣

為吏誣訴

狄仁傑調汴州參軍為吏

誣訴黜陟使閻立本召訊異其才曰韋嗣立仲尼稱觀過知仁君可謂滄海遺珠類自誣服上書曰

楊豫以來大獄屢興窮治連捕數年不絕大猾伺間陰相影響構似是之言正不赦之韋忠行楚慘類自誣服

營罔陷人不測

韋思謙武渙將軍田仁會誣奏御史張仁偉帝廷詰仁偉懦不能對思謙為辯

其枉因言仁會營罔陷人不測者

岑羲初節愍太子之詞旨詳暢帝善之仁偉得不坐

岑羲

初節愍太子之難冉祖雍誣廢

宗及太平公主連謀賴

姚南仲拜義成節度使監軍薛盈珍恃權

義與蕭至忠保護得免

使監軍薛盈珍恃權

撓政不能逞因毀南仲於朝德宗惑之俄遣小使程務

盈誣表以罪會南仲禪將曹文治入奏知其語則晨夜

追至長樂驛及之與同舍

孔戣遷尚書左丞

夜殺務盈投其誣于廁

信州刺史李位好

黃老道數祠禱部將韋岳告位集方士圖不軌監軍高

重謙上急變捕位効禁中戮奏刺史有罪不容繫仗內

請付有司詔還御史臺戮與三恩雜治

李實惡萬無反狀岳坐誣罔誅貶位建州司馬

誣逐

年令李衆

誣逐凌州司馬

杜兼字處弘為濠州刺史僚官韋賞

劾以枉殺

李紳字公垂始澧人吳汝納者韶州刺史武

罪陸楚皆聞家子有美譽論事忤兼誣

納家被逐久不得調時李吉甫任宰相汝納怨之後遂

附宗閔黨中會昌時為永寧尉弟湘為江都尉

人訟

湘受賊狼籍身取民顏悅女紳使觀察判官魏鉶鞠湘

罪明白論報殺之議者謂吳氏世與宰相有嫌疑紳內

顧望織成其罪諫官屢論列詔遣御史崔元藻覆按元

藻言湘盜用程糧錢有狀娶部人女不實德裕惡元藻

持兩端貶崖州司戶叅軍宣宗立德裕去位紳已卒崔

鉶等久不得志薦汝納使為湘訟言湘素直為人訟譏

大披重牢五木被體吏至以娶妻資媵結贓且言

顏悅故士族湘罪皆不當死紳枉殺唐史李紳傳

考訊

自誣元行冲為東都副留守嗣彭王子志謙坐仇人告

變考訊自誣株蔓數十人行冲察其枉列奏見原

反為所構

劉憲字元度天授中奉詔按來俊臣

復坐誣

枉

李邕字泰和開元二十三年起為括州刺史復坐誣枉且得罪天子識其名詔勿劾

因傳以罪

天寶中左驍衛兵曹參軍柳勣有罪下獄邕嘗遺勣馬故告溫使引邕嘗以休咎相語陰賂遺宰相李林甫素忌邕因傳以罪詔刑部員外郎祁順

之監察御史羅希奭就郡杖殺之史勉假王辟為南鄭令辟為權幸所誣詔誅之勉曰方

藉牧宰為人父母豈以讒殺良吏乎即拘辟為請得免

軍呼枉其聲殷地

高仙芝傳初邊令誠數私於仙芝仙芝不應因言其逞撓狀以激帝且云

常清以賊搖衆而仙芝奔陝地數百里賊盜廩賜帝大怒使令誠即軍中斬之令誠已斬常清陳尸於蓬蘽仙芝自外至今誠以陌刀百人自從曰大夫亦有命仙芝遽下曰我退罪也死不敢亂然以我為盜劫資糧誣也

謂令誠曰上天下地三軍皆在君豈不知又顧麾下曰我募若輩本欲破賊取重賞而賊勢方銳故遷延至此亦以固鬪也我有罪若輩可言不爾當呼枉軍中皆呼枉其聲殷地仙芝視常清尸曰公我所引拔又代吾為節度今與公同死

李紳

帝初即位貶紳端州司馬栖楚等怒得善地皆切齒詔下百官

賀逢吉唯右拾遺吳思不往逢吉斥思令告大行喪於吐蕃時人無敢言者惟韋處厚屢言紳枉折逢吉之姦

諷論大逆不道

宋璟韋丹將告武三思亂宮掖三思謂有司論大逆不道帝詔誅死璟請付獄

按罪帝怒岸巾出側門謂璟曰朕謂已誅矣尚何請璟曰人言后私三思陛下不問即斬之臣恐有竊議者請按而後刑帝愈怒璟曰請先誅臣裴懷古恒不然終不奉詔帝乃流丹將嶺南誣告祝詛州浮屠為其徒誣告祝詛不道武后怒命按誅之懷古得其枉為后申訴不聽因曰陛下法與天下盡一豈使臣殺無辜

以希盛旨哉即其人有不臣狀

### 邊彥溫誣安重誨

趙鳳

其後

重誨為邊彥溫等告變明宗詔彥溫等廷詰具伏其詐即斬之後數日鳳奏事中興殿啓曰臣聞姦人有誣重誨者明宗曰此閑事朕已處置之卿可無問也鳳曰臣所聞者繫國利害陛下不可以為閑因指殿屋曰此殿所以尊嚴宏壯者棟梁柱石之所扶持也若折其一棟去其一柱則傾危矣大臣國之棟梁柱石也且重誨起微賤厯艱危致陛下為中興主安可使姦人動搖明宗改容謝之曰卿言是也遂族彥溫等三家五代史二十八

### 蒼繩點白傳致有罪

韓瑗字伯玉褚遂良貶潭州都督明年瑗上言遂良受先帝顧

託一德無二向日論事至誠懇切詎肯令陛下後堯舜而塵史冊哉遭厚謗醜言損陛下之明折志士之銳況彼遷以來再離寒暑其責塞矣願寬無辜以順衆心帝曰遂良之情朕知之矣其悖戾好犯上朕責之詎有過

邪瑗曰遂良社稷臣蒼繩點白傳致有罪昔微子既去殷以亡張華不死晉不及亂陛下富有四海安於清泰忽驅逐舊臣遂不省察乎帝愈不聽豈有知其枉濫而不為申明

李嶠遷給事中

時酷吏來俊臣陷狄仁傑李嗣真裴宣禮等三家奏請誅之則天使嶠與大理少卿張德裕等覆其獄德裕等雖知其枉懼罪並從俊臣所奏嶠曰豈有知其枉濫而不為申明哉乃與德裕等列其枉狀由是忤旨出為潤州司馬

### 抱吏呼冤

五代唐景思為淮巡檢漢法酷而史

洪肇用事喜以告訐殺人景思有奴嘗有所求不如意即馳見洪肇言景思與李景交通而私畜兵甲洪肇遣吏將三十騎往收景思奴謂吏曰景思勇者也得則殺之不然將失之也吏至景思迎前以兩手抱吏呼冤請詣獄自理吏引奴與景思驗景思曰我家在此請索之有錢十千為受外賂有甲一屬為私畜兵吏索之惟一衣笥軍籍糧薄而已吏閑而寬之景思

請械送京師以自明景思有僕王知權在京師聞景思被告乃見洪肇願先下獄明景思不反洪肇憐之送知

權獄中日勞以酒食景思既械就道頗毫之人隨至京師共明之洪肇乃鞫其奴具伏即奏斬奴而釋景思

### 唐舊臣

李安靜為右武衛將軍武氏革命羣臣皆勸進

安靜獨無所請及收繫獄來俊臣問狀安靜曰正以我唐舊臣殺之可也若詰其狀吾誰欺俊臣誣殺之

### 罪相容隱

五

白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語

子孫匿祖父

宣

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成愛惜之心仁厚之志豈能違之自今子匿父妻匿夫孫匿祖安其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誅仍請廷尉以聞上下相蒙難以

濟矣介之推掩義隱賊

傳

掩蔽

掩惡

伏藏

蒐慝孔

子獵犯田掩不奏

許圉師俄坐其子獵犯人田有辭怒而射之圉師掩不奏為人告擿帝曰宰相而暴百姓非作威

乎敬崇効抵遂免官且情比樂羊可謂不慈傷教況

罪非石厚徒云大義滅親

白居易判

告人罪

六

匿名附

白惡訐以為直

子曰惡訐人之私以為已之直

匿名告罪

鋗箒

趙廣漢為魏興

潁川惡相朋黨乃許相訐或匿名相告罪者置鋗箒令投書於其中鋗箒乃瓦器也

請告者名

魏興

農劉龜竊於禁內射兔其曹張京投書言之帝匿京名送龜付獄高柔字文惠為廷尉請告者名帝怒曰吾豈

妄收龜耶柔曰廷尉天下之平不

投書誹謗

魏時有投書誹謗太

敢

毀法帝乃下

京名各當其罪

投

書

誹謗

太

祖欲得其主國淵字子尼請其本其書多引  
二京賦淵乃摹讀二京賦者果得其罪人

敢告

王嘉上疏

上疏

故事尚書希下章為煩百姓

告訐

發人之私孔詔許

證驗章文必有敢告字乃下

上變

則天皇后武氏畏天下有謀反逆者詔許上變在

上變所給輕傳供五品食送京師即日召見厚餌爵賞  
之凡言變吏不得呵詰雖堯夫耘子必親延見裏

之客館敢稽留不送者以所告罪之故上變者徧天下

人人屏息告其反按無狀

張嘉貞武后朝為天兵使明

年入朝或告其反按無狀帝

令坐告者嘉貞辭曰國之重兵利器皆在邊今告者一  
不當即罪之臣恐塞言路且為未來之患昔天子聽政  
於上瞍賦聟誦百工諫庶人謗今將

坐之則後無繇聞天下事遂得滅死

從坐

七

不相及附

白應侯席藁

史記應侯范睢任鄭安平為將降趙應侯席藁請罪秦法任人所任不善以其罪罪

之秦昭王恐傷應侯意乃下令

有敢言鄭安平事以其罪罪之

文帝除收孥律晁錯曰

罪人不孥連坐千餘家

王溫舒為河內相坐之法刑法志韓任申子秦

用商鞅著相坐

定法令

張湯趙禹條定法令作放縱所

之法三夷之刑

監臨部連坐之法注云部內有

罪並連

罪不相及

父子兄弟

淪胥以鋪

兄弟

蜀志糜竺為安漢將軍弟

坐也

芳為南郡與閼侯搆羸叛歸孫權侯因覆兵敗

女荀氏

竺請罪先主慰諭以兄弟不相及崇待如故也

女女芝

為潁川太守劉子元妻坐死何曾議云云一人之身內

外受辜臣請在室之女從父母之誅既無之婦隨夫家

之罰妹

魏郭淮伯濟妻王陵妹也陵誅妹當從罪見收羌夷胡渠帥數千人叩頭請淮表留妻淮不從

妻上道五子泣血請淮淮不忍乃令

予則孥戮汝夏書

追以書白司馬宣王云云宣王宥之

妻

盧毓為冀州主簿時有士亡妻白所適夫家數日未與夫相見大理奏白并弃市毓駁曰女子以接見恩生云

云太祖兄太祖時劉廙弟與魏諭謀反當連坐陳羣長

從之文為言之太祖曰廙名臣也吾亦欲赦之乃

使復子

孔融被誅二子年八歲端坐不起人問之

位

二子曰安有巢毀而不破卵者果并見殺

出妻

淳于長封定陵侯坐大逆小妻及姑等六人事未發時

已出或改嫁翟方進何武以犯時為論廷尉孔光曰夫

婦義合云云

子妻魏母邱儉誅子妻荀氏

孔坐誅則天皇后

詔從光議

應坐同程咸議云云

武氏臨朝韓王元嘉與魯王靈夔等皆自殺餘悉

坐誅諸王韋連死滅殆盡子孫雖嬰褓亦投嶺南從不

應死

吳湊元載當國久慢狀日肆帝陰欲誅未發也顧

王縉楊炎王昂韓會包佶等皆當坐湊建言法有首

從從不應死一用極刑虧德傷仁縉等由是得減死父

子連坐

齊澣字洗心為蒲州司法參軍有父子連坐論

死者澣曰條落則本枯奈何俱死議貸其父太

守不聽固

畢構字隆擇為左御史大夫會平

爭卒原之重皆得

諸韋治其黨衣冠多坐構詳比輕

此本湜謀

崔湜帝誅蕭至忠等湜徒嶺外時雍

其情

州長史李晉亦坐誅歎曰此本湜謀

今我死而

坐子往還繫獄

荆王元景房遺愛謀反誅坐

湜生何也

子則與往還繫獄時吳王亦

抵罪高宗謂大臣曰朕欲從公丐叔及兄死

兵部侍郎崔敦禮曰陛下雖申恩不可詆天下法遂賜死

李

初東京平陳希烈等數百人待罪議者將悉抵死帝

峴意亦欲懲天下故崔器等附致深文峴時為三司獨

曰法有首有從情有重有輕若一切論死非陛下與天下惟新意且羯氐亂常誰不凌汙衣冠葬亡各顧其生可盡責耶陛下之親戚勲舊子若孫皆血鉄砧尚為仁恕哉書稱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况河北殘孽劫服官吏其人尚多今不開自新之路而盡誅之是堅叛者心使為賊致死困獸猶鬪况數萬人乎固爭數日乃見聽衣

冠蒙更生

新唐史

## 相代罪八

白許相代

後漢陳志字伯如為尚書奏母子兄弟相代死聽赦所代者皆施行范曄以為不善人多

幸人常代其母兄

安帝時尹次玉殺人兄初軍請代命因縊而死故尚書陳志以罪疑輕議

禍進退無據活次王應昭駁主議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邵忽死

予糾孔子曰如經於溝瀆晁父非錯班固云不如趙母

指括全宗今殺無罪之初軍活當死之次王此謂求生非謂代死也孔孔璋願代邕死李

李

字太和素輕張說與相惡會仇人告邕贓貸枉法下獄當死許昌男子孔璋上書天子曰伏見陳州刺史邕剛毅忠烈難不苟免往者折二張之角挫韋氏之鋒雖身受謫屈而姦謀沮解即邕有功於國且邕所能者極孤恤窮救乏酬惠家無私聚令聞坐贓下吏死在旦夕臣聞生無益於國者不若殺身以明賢臣願以六尺之軀膏鉞鉞以代邕死臣知有獄內亡囚竇參字時中為萬年尉時同寮有直官曹者將夕聞親疾請參代之會獄內亡囚走京兆尹按直簿將奏參遽請曰彼以不及狀謁參實代之宜當罪坐貶江夏尉人多義之舊唐史

赦

九

不用赦附

白效天生殖

傳曰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

勝殘去殺

善人為邦百年

肆

大眚

春正月肆眚赦其罪也

眚災肆赦

過也災害也肆緩也言誤而肆過害當緩之好

生之德洽于民心

並舜典發揮生成與歲更始

蕩滌邪穢

納惟新

天地發生

雷雨作解君易以雷雨作解君作解過宥罪子以解過宥罪

在宥

莊子

宥天籥動

王充論衡曰赦令將至繫室而動言有感也

太恩

東觀漢記

漢章東狩

下永和元年晉惠南郊並大赦

歡心 欣戴 慨隨 開釋

昭蘇

滌惡

蕩穢

蹈德詠仁

弛秋霜之嚴威

流春澤之渥恩文選

殷湯解網

四面

霈然之澤

漢景指刑

萬物霑雷雨之仁

四海及蓼蕭之

澤天慈有裕

王澤無偏

然則政惟圖大法在廷中習以生常

則起為姦之敝廢而不用何成作解之恩宜思委轡之懷兼追解網之德數則不可無之亦難赦者犇馬之委轡也青繩

之澤除舊布新仁必好生

政焉用殺

渙汗之恩緩死

好蓼蕭

澤及四海也

過市

周禮國君過市刑人赦

過

苟有以藉手鮮不赦

宥

大國討小國也

赦前事

平赦前事

詔曰赦令改行絜已有司多舉

勵

精更始

宣詔曰

隱赦行刑

後漢周紂字文通刻削少恩為

渤海太守每赦到輒隱蔽行刑

罪畢乃出赦書坐免官

知將有赦

張成善風角推知當有赦教子

殺人李膺為河南尹收捕既而

逢宥膺愈懷

## 不肯出獄

張盤字子石為交趾太守時度尚偽言蒼梧賊入荊州盤下廷

忿竟按殺之

尉會赦見原不肯出獄曰乞對曲直尚不徵盤埋骨牢檻終不虛出於是徵尚尚到辭窮決罪

**偏枯之物**

蜀志孟光責費禕曰赦偏枯之物非明世宜有今上仁賢百僚稱職有何旦夕危負以惠軒究禕顧謝而已

蒼蠅集筆端

苻堅為赦令密議王猛進紙墨有大蒼蠅聲甚厲集筆端驅而復來俄而長安

中相告有赦推窮言云有一小兒青衣於市呼之須臾不見得非向者此之告乎

一幼弱二老

## 封三錢之府

陶朱公故人莊生謂楚王曰某星害楚德可除之王使封

耄三愚憲

## 三錢之府

之府注黃白赤金也

將赦慮人知有竊盜云云

義深於緩獄

## 楚莊王赦鄭伯

見其肉袒也

訓俗嚴科

寔在於

莫不遵

宥罪恤辜

義深於緩獄

前古

雷雨作

解聖人開赦過之門

肆眚騰文先王

慶洽普天

率土

浹

歡躍於九域

飛渙

汗於萬方

烏啼叩閣

宋元康中徙彭城

王義慶時為江州

相見而哭

文帝聞而怪之徵遠

宅義慶大懼

妓妾夜聞烏啼

聲叩閣云明日有赦後改為南州因作烏夜啼曲

不

用赦赦權時之宜非常典也

荀悅漢紀云

小惠不行無忘武

侯之議

華陽國志諸葛亮時有言惜赦者亮曰為政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不願為赦先帝亦言治

亂之道悉矣

大利是務益遵管氏之言

管子曰凡赦者小利而大害也

曾不及赦

故久而不勝其禍無赦者小害而大利也故久而不勝

其福故赦者奔馬之委轡也無赦者若瘞疽於礦石委轡必顛覆也

礦石療疾也屬禍亂之際則貴自新

昔成帝詔曰令赦天下使得自新

當休明之朝豈勞更始

漢紀漢承兵革之後比屋可刑故申以大赦之命滌蕩穢流興

人更始時制然也永業者則不然

且事宜稽古政貴相時

滌惡蕩穢

雖權道之攸宜

利淫惠姦豈

請思礦石無誘

俾門則朱公之

予無所用金

陶朱公子犯法令中子用金求赦

張成之男焉能傳刃

見上

注人之多辟

大為防而猶踰邦有常刑小不忍而為亂

唯願無赦

後漢吳漢

字子顏病甚上親問之曰唯願無赦

有常

無赦

患者人之仇讎法者人之父

母

管子

凱風無私養之暖

朝雲無偏注之潤

凡作刑罰輕無赦孔

小人之幸

劉子知幾上書譏每歲一赦或十

歲再赦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紓多難收

羣心

陸贊興元赦令方具帝以藁付贊使商討其詳贊知帝執德不固困則思治泰則易驕欲激之使強

其意曰欲紓多難收羣心惟在赦令而已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

和平夫感者發於心而形於事事或未喻故宣之於言言必顧心心必副事三者相合乃可求感惟陛下先斷

厥志以施其辭度可行者而宣之不可者措之無苟於言以重取悔

廓然大赦

劉晏字士安宦人劉

清潭與嬖幸請立妃為后且言王數有符異以搖東宮時妄言晏與謀楊炎見帝流涕曰臣位宰相不能正其

罪法當死崔祐甫曰陛下已廓然大赦不當究飛語致人於罪遂罷宴

蒼生皆自新

重福

神龍初韋庶人譖與張易之兄弟陷重濶貶濮州員外刺史徙合均二州景龍三年中宗親郊赦天下十惡者

咸宥流人得還重福不得歸自陳蒼生皆自新而一子擯棄皇天平分固若此乎不報

赦令國大

事

太宗順聖皇后長孫氏疾稍亟太子欲請大赦汎度  
道人祓塞災會后曰死生有命非人力所支若修福  
可延吾不為惡使善無效我尚何求且赦令國大事佛  
老異方教耳皆上所不為豈宜以吾亂天下法太子不  
敢奏以告元齡元齡以聞帝嗟美而羣臣請遂赦帝既許后固爭止

潔蕩羣罪天下蒙恩

咸得自新

陳子昂奏入科比大赦潔蕩羣罪天下蒙恩咸得自新

甕藏北斗行長

於數所善王生其子以殺人繫獄求救於一行一行曰  
吾以數推之當有赦矣遣其徒授以布囊戒令某處廢  
園伺之有物來其數七共捕之以囊携來勿脫也至晡  
時有七豕入園盡獲之一行寘之大甕中密覆封以太  
一泥朱書梵字誌之太史奏北斗不見召一行問之  
曰莫若大赦從之其夕太史奏見大星如故酉陽  
天下更新

孫伏伽諫曰陛下制詔曰常赦不免皆原以  
此非直赦有罪是亦與天下更新辭也

更赦免

徐有功有韓紀孝者受徐敬業偽官已物故推事使顧仲琰籍其家詔已報可有功追議曰律

謀反者斬身亡即無斬法無斬法即不得其緣所緣之人亡則所因之罪減詔從之皆以更赦免如此獲宥者

數十恩布天下時有詔公罪流私罪徒以上會赦免踰百姓百日不首者復論有功奏曰陛下寬除

死罪已發者原之是通改過之心自新之路故律告赦前事以其罪坐之若無告言所犯終不自發如告言赦

前事則與律乖令赦前之罪不自言者還以法論即恩布天下而一罪不能貸臣切為陛下不取

廓天

地之德施雷雨之仁人乃上書曰願陛下廓天地之德

施雷雨之仁取垂拱以來罪無輕重所不赦者普皆原洗死者還官生者霑恩則天下瞭然知向所陷罪非陛下恩被天下流昆蟲逢赦不見宥仲方曰恩被天下流

下

恩被天下流昆蟲

張仲方鄂令崔發以辱黃門繫獄

意

昆蟲而以行御前

聞者感泣思奮

陸贊李抱真入朝為  
帝言陛下在奉天山

乎發由是不死

南時赦令至山東士卒聞者皆感泣思奮臣是時知賊

不足平議者謂興元戡難功雖爪牙宣力蓋贊有助焉

犯盜

馬璘邠寧節度使元日有卒犯盜或曰宜

赦璘曰赦之則人將伺其日為盜遂戮之

五色雲

間鵠飛鳴天上来

傳聞赦書至却放夜遷者追迴流者

郎迴李白憶舊遊

還

韓文赦書一日行萬里罪從大辟皆除死遷者追迴流者還滌瑕蕩垢清朝班

德音釋輕繫

囚

明宗

赦嗣復

李德裕字文饒帝嘗疑楊嗣復李珏顧

望不忠遣使殺之德裕知帝性剛而果

於斷即率三宰相見延英嗚咽流涕曰昔太宗德宗誅

大臣未嘗不悔臣欲陛下全活之無異時恨使二人罪

惡暴著天下共疾之帝不許德裕伏不起帝曰為公等

赦之德裕降拜升坐帝曰如令諫官論爭雖千疏我不

赦德裕重拜因追還相州安陽人大厯末上言天使者嗣復等乃免

邵說

道三十年一小變六十年一大變

祿山思明之難出入二紀多難漸平向之亂今將變而之治宜建徽號承天意而方謁郊廟大赦各一誠恐雷雨之施未普鬱結之氣未除願因此時脩享獻欵郊廟褒有德錄賢人與天下更始振益壽之術不納

薛存誠

拜御史中丞

浮屠鑒虛者自貞元中闢通賂遺

倚宦豎為姦會坐于頃杜黃裳家事逮捕下獄

存誠窮効之得贓數十萬嘗以大辟權近更保救於帝有詔釋之存誠不聽明日詔使詣臺諭曰朕須此四面詰非赦也存誠曰獄已具陛下必欲召赦之請先殺臣乃可不然臣不敢奉詔鑒虛卒抵死

草赦令

韋承慶字延休張易之誅承慶以素附離免冠待罪時議草赦令咸推承慶召使為之無撓色誤辭援筆而就

慶賞之餘

柳宗元字子厚貶永州司馬雅善蕭俛詒書曰儻因賊平慶賞之餘得以見白使受天澤

餘潤雖朽朽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

## 望外之澤

又詒許孟容曰

出芝菌以為瑞物不虛為太平人  
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得善地無公事坐食奉祿  
德至渥也尚何敢更俟除弃廢痼希望外之澤  
五代張允晉高祖即位屢赦天下允為駁赦論以獻  
管子曰凡赦者小利而大害久而不勝其禍無赦者小  
害而大利久而不勝其福又漢之吳漢疾篤帝問漢所  
欲言漢曰惟願陛下無赦爾蓋行赦不以為恩不行赦  
不以為無恩罰有罪故也自古皆以水旱則降德音而  
宥過閑狴牢而出囚冀感天心以赦其灾者非也假有  
二人之訟者一有罪而一無罪若有罪者見捨則無罪  
者銜冤此乃致災之道非救災之術也至使小人遇天  
災則皆喜而相勸以為惡曰國將赦矣必捨我以救災  
如此則是教民為惡也夫天之為道福善而禍淫若捨  
惡人而變災為福則是天亦喜人為惡也凡天之降災  
所以警戒人主節嗜慾務勤儉恤鰥寡正刑罰而已是

時晉高祖方好臣下有言覽之大喜

聖德廣運浹于華夷天光下臨照彼

幽蟄

劉禹錫  
賀赦表

網開三面

危疑者許以自新

照達四聰

瑕穎者期於錄用

歡謠上徹于九天福祚永延于億載

同上

發號之始疾於

春風殊私所及沛若時雨

同上

澤及八荒

網開三面賀表同上

農有

薄征市無彊價勲勤是錄爵秩以班

柳宗元  
賀赦表

又

爰褒有客尊賢

之典惟新載奉素王宗教之道斯在

滌濯刻礪磨滅瑕垢

韓愈元和聖德詩辛丹鳳門大

赦天下滌濯刻礪磨滅瑕垢續功臣嗣拔賢任苟核養無告仁滂施厚文集卷第一

發號出令雲

行雨施

懼刑政之或差憐鯀寡之重因賀表韓文

生恩既及於四海和氣遂

充於八紘

同上

恩浹幽明

慶溢寰海  
同上賀表

德音朝發于九天

和氣

夕周于九海  
劉禹錫改元赦狀

布惟新之令

陸宣公敷肆告之  
恩布惟新之令

宣駁之

際聞者莫不流涕

陸贊奏議德音煥然以之更始所在宣駁之際聞者莫不流涕雖或凶橫

匪人亦為之歔欷誠之動物乃至于斯

懷梟鴟以好音消祲沴為和氣罷兵狀

帝命出皇恩普

罵鼓帝命出皇恩普揚翼風作解雨

文粹蘇頤東嶽朝觀頌序乃建雞竿伐

玄衣素衿人報

赦

貞觀中黎景逸嘗居空青山有鵠巢其庭每以餘食

飼之甚馴熟後景逸出仕被誣下獄一日有鵠於獄

屋氣樓中下視景逸喜噪久之已而聞赦將下有一玄

衣素衿人報赦先說赦來乃悟其鵠噪也朝野僉載

九廟成禮

百神降祥鑾輶旋衡風雲改色殊私廣被再弘莫大之恩寶歷惟新更啟無彊之祚劉禹

錫改元赦劫脅之役盡除聚斂之名皆去

柳宗元東平赦表  
劫脅之役盡除聚

斂之名皆去傷痍受煦老疾加恩豐財已復其征徭賜種更盈於穜稑嚴山川之祀神必有依申義烈之家物無不就第放赦

安樂公主產男滿月中宗章后幸其第就第放赦

天子御端門

詔天下渙汗發澤與民更始建金雞於仗內聳脩竿而

揭起

李庾西都賦

以旱蝗責躬大赦

太宗本紀貞觀二年正月庚午以旱蝗責躬大

赦令在赦前中人在赦後

李渤見關門

一歲再赦好人喑啞

太宗嘗謂羣臣曰吾聞語曰一歲再赦好人喑啞吾致有天下未嘗數赦者不欲誘民於幸免也唐刑法志

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己濟人不憚改過

唐文粹陸贊德宗赦文

國

有赦宥之事

先集囚徒于閭下，令衛尉樹金難待宣制訖，乃釋之。唐六典。

后祀南郊

壇

南有大槲樹，赦日置雞其杪，賜號金雞樹。武后傳。

楊恭仁

為涼州總管，爪刺史賀拔行威叛。

匍匐相率降款，盡至廣務寬大，用明惡殺之德。

杜甫集

餘

衆悉原

盧鈞字子和，兼節度昭義軍會劉稹死，敕乘驛往進檢校兵部尚書專領昭義鈞及潞石雄兵。

已入而稹將白惟信率餘卒三千保潞城未下，雄召之使往十餘輩皆死。鈞次高平，惟信獻款且曰：「不即降者，畏石尚書爾。」鈞與約而還，石雄欲盡曳潞兵，鈞不聽。坐治堂下，左右皆雄親卒，擊鼓傳漏，鈞自居甚安。雄引去，乃召惟信至，送閼下。餘衆悉原，素服乘驥下其棟。州師範、梁別將留重霸閼下。

許之師範素服乘驢詣太祖請罪太祖待以客禮

江南李景

世宗以江南不聽命者嚴續之謀陳

覺勸景誅續以謝罪景乃遣鍾謨入朝言不割地者非續謀願赦之

宥過十

白申恩

屈法

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

虞書

赦小過

孔子

曰獄貴哀矜

法宜議事

原莊子曰聞在宥天下

下矣未聞理天下

獲宥

情非抵冒

政尚寬仁

眚災肆赦

注見赦門

君子以赦過宥罪

易

自新

史記繫上書曰妄傷夫死者不可復生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文帝哀之下詔除肉刑

察貴

用情

恕宜及物

三宥三赦

周禮司刺掌三赦三宥之法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

注不識者謂愚者無所知  
識也三赦見上赦門注

### 克寬克仁

不知不愠

### 居上不寬

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語免於刑戮恕而已矣

仁遠乎哉孟夏出輕繫

輕罪者放出之

禮曰有旨無簡不聽

簡誠也有其意無

其誠不以為罪也

附從輕附施刑也

求赦從重雖是重

之不赦過

禮凡執禁以齊衆不赦過

小不忍而恐亂安可容姦計過求瑕

肆眚申恩

傳肆大眚

三細不宥

言三犯罪罪雖小不宥也

守正名之義

當准念觀過之人則宜

情恕

况當弘貸之朝宜用哀

矜之典

貸法

臣無敢作福誠為撓法

豈日愛人且政先執禁教在

知防宥汝

愛人違法者若可原情畜奸者盡求倖免若踰矩之人捨也則防

姦之法

將焉用之

若寬前定之法

恐誘後來之姦

孽既可逃

法將焉用

抵

冒猶或哀矜

過失誠宜開釋

奴誤射殺子不誅

宋則事

具恕門羹爛汝

手

見上寬恕門

孔馳騎宥罪

李勉字玄卿閩東獻俘百將即死有嘆者

勉過問曰被脅而官

非敢反勉入見帝曰冠冕之汗半天下其欲潔心自歸無由如盡殺之是驅以助賊也帝馳騎宥罪後歸者日

至父病為蠱求厭

為江西觀察使

有父病為蠱求厭者以木偶署勉名理之掘治驗服勉曰

是為其父則孝也縱不誅

桓彥範者請皆宥雪

依違未從彥範復上言自文明後得罪惟楊豫博三州不免它可悉赦疏十上卒見聽

平宥

蕭穎士字茂挺父是以舊丞抵

罪穎士往訴于府佐張惟一惟一曰是全宥甚衆

裴度  
自中

立申光平定度入朝會帝以二劖付監軍梁守謙使悉

誅賊將度遇諸鄆城復與入蔡商罪議誅守謙請如詔

度固不然謙奏申解全宥者甚衆

### 屈突通

仕隋為虎賁郎將文帝命覆

見濟活囚徒門岐州亡卒數百剽行人道不

狄仁傑岐州亡卒數百剽行人道不通官捕繫盜黨窮訊而餘曹紛紛不能制

仁傑曰是其計窮日為患乃明開首原格出繫者

裏而縱之使相曉皆自縛歸帝嘆其達權宜

一切

### 洗貸

張廷珪張易之誅議窮治黨與廷珪建言自古革

命務歸人心則以刑勝治今唐歷不移天地復主

宜以仁化蕩宥且易之盛時趨附奔走半天下盡誅

則已暴罰一二則法不平宜一切洗貸中宗納之

脅

從杜讓能京師平進中書侍郎官吏多汙偽署有司皆

欲論死讓能以脅從不足深治固爭之多所全貸

霍王元軌

歷定州刺史突厥寇定州

州人李嘉運潛結賊詔窮誅支黨元軌以寇近且強人心危但殺

嘉運餘

洗宥紓放

權德輿上言近陛下洗宥紓放者或起為二千石其徒更相勉知牽

無所詰

復可望惟因

而

弘之使

全活

高崇文崇文拜東川節度使賊將邢泚已降而貳斬

于軍衣冠脣汙者詣牙請命崇文為條上全活之

多所甄復

許敬宗字延族初太子承乾廢官屬

張玄素令狐德棻趙弘智裴宣機蕭鈞皆除名為民不復用敬宗為言玄素等以直言被嫌忌今一概被罪疑洗宥有所未至

桓文弘霸功

陸相奏議置射鈞之賊而任其才擇斬祛之怨以免

於難此桓文所以弘霸功也必欲精求素行追抉宿疵則是改過不足以補愆自新不足以贖罪

宥工

徙遠裔

蕭鈞永徽中太常工為宮人通訊遺詔殺之且附律鈞言禁當有漸雖附律不應死帝曰如姬

切符朕以為戒今不濫工死

凝碧詩

王維字摩詰  
祿山陷兩都  
玄宗出幸

喜得忠言即宥工徒遠裔  
維扈從不及為賊所得祿山宴其徒於凝碧宮其樂工  
皆梨園弟子教坊工人維聞之悲憫潛為詩云萬戶傷  
心生野煙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花落空宮裏凝碧池  
頭奏管絃賊平陷賊官三等定罪維以詩聞肅宗嘉之  
特宥宥過輕刑流汗滅於四海

柳宗元

得罪當宥

郭元

之赦表

宗講武驪山既三令帝親鼓之元振遽奏禮止帝怒軍  
容不整引坐纛下將斬之劉幽求張說叩馬諫曰元振  
有大功雖得

罪當宥乃赦

改過

十一

知過附

白今是

昨

朝過

夕

時有不仁

未虧

君子過而能改

則曰

大賢改而

勿憚悔亦憚改知誰無能改善莫苟有必知救之先迷

後得臨事雖可追悔非大焉苟有必知可也先迷

途請寬昭憲苟有必知陳首明無二過宜嘉後覺盡懇前非既反迷

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語子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

自訟者訟責也改之為貴無循枉枉不正也不正之事不循行之徒善

遠罪禮知非改洗愆洗心不遠復既非迷復請以輕論補過

無咎者善補過也顏氏之予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之未嘗復行也有

過則改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益卦大象辭也負罪引慝君予以恐懼修

省震

書曰

惟受責俾如流

書曰

責人斯無難

惟受

無恥過作

非書

秦公

能補過者

君子也

仲尼

人誰無過

過而能改

圖

子鍼

能補過者

君子也

仲尼

人誰無過

過而能改

過則稱已

能文

陳元改過

漢仇覽

為亭長有陳元

昨過廬舍

蘿落修整

此不是惡人

當化未至

耳親

至元家為陳孝道

元後改過卒為孝子

周處為鄉里所患後知之乃

乃

行詣洛尋師見二陸也

宋果

後漢宋果性悍喜與

人報讐

郭林宗諭以

義果叩頭後

至并州刺史

林宗受賈淑之弔

後漢淑性險害邑里患

弔既而脩威直後至見林宗賢而受惡人弔不進而去

林宗遽追之謝曰賈子厚誠實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

白凡六帖

卷之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不逆互鄉故

毀鴨欄

陸遜伯言時建昌侯慮於堂前作  
鴨欄頗施小巧遜正色曰君侯

吾許其進也

毀

鴨欄頗施小巧遜正色曰君侯

宜勤覽經典以自新何

遷善

易周易牽

復之義文選

改轍孔狄仁傑

武后謂曰有諧卿者謝曰陛下以為過臣當改之狄本傳過

弗諱改

元結上時議曰前日天子恨愧陵廟為羯逆傷

汙憤悵上皇南幸巴蜀隱悼宗戚見誅過弗諱

改許請改圖

王處存子郜以其族葬太原使處直主留

後金忠亦至處直辭曰敝邑奉上未嘗不

忠事鄰未嘗不禮弗虞君之見攻也全忠責何故事克

用荅曰太原藉兄弟之舊修好往來常道也君苟為罪

請改圖全忠許之

陸贊上書曰仲虺歌成湯之德曰改過不吝

吉甫美宣王之功曰哀職有關仲山甫補之夫成湯聖

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贊聖君不稱其無過稱其改

過周宣中興賢王也吉甫文武賢臣也歌誦其美不美  
其無闕而美其補闕則聖賢之意貴於改過較然明甚  
蓋過差者上智下愚所不免惟賢者能改而之善愚者恥而之非也九弊

又九弊恥聞過上之弊也

悔

過不得不深

又悔過不得不深引咎不得不盡

知過

趙環字退翁自言薦果州刺史韋証

以貪敗請降考校考使劉滋謂環知過

陸羽字鴻漸見有過者規切至忤人率德改行

李邕下獄當死孔璋上書天子曰

伏惟陛下寬邕之死使率德改行

## 待罪

十二

陳首附

白席藁

應侯范睢失舉席藁請罪

免冠伏斧鑽

梁孝王既刺殺袁盎請朝茅蘭說王乘布

車伏闕下待罪

蘭大夫也

季孫練冠麻衣跣行

傳晉責季孫意如昭公意如待罪籍

藁王音坐藁以就刑也

有罪不逃刑導囚走陳首

孔禮字德達嘗受馬台恩

台坐法當死禮私尊令踰獄而自首太祖減罪一等逃亡自首

晉王坦之文度卒士韓帳逃亡歸首

云失牛故叛有司劾帳盜牛考服

罪坦之以帳束身自歸遂原罪

後傳范滂

漢

敢逃刑命

范滂

誅黨人范滂自詣獄縣令欲與解

逃滂曰何故累君今老母流離乎

事同范滂

又巴肅

漢

徒罪長

負荆孔不敢入謁

唐惠宣太子業母早終從母賢妃鞠之妃弟與皇甫恂妄言休

咎妃恐降服侍罪業不敢入謁帝

會

聞遽召之業伏殿下帝諭妃復位

盟使為尚崔漢衡以下皆陷惟誠

王承

結贊所劫副使崔漢衡以下皆陷惟誠

得免自奉天入朝羸服侍罪詔釋之

宗曰

田洪正求入侍請歸德棣二州入租賦侍天子署吏洪

正遣知感知信詣闕下請命前此帝賜詔許自新承宗

素服待罪乃詔復

泥首待罪

五代張全義字國維梁亡  
官爵王承宗傳

莊宗入汴全義自洛來朝

泥首待罪莊宗勞之曰卿家弟

姪幸復相見全義俯伏感涕

嚴綬為右僕射始就廊下

食在百官上皇帝使中人賜舍桃綬見拜之為  
御史劾奏綬始慙懼待罪詔釋綬而貶中人伏斧

泉男生字元德其初至伏斧  
鎮待罪帝宥之世以此稱焉

## 有罪復用

十三

白魏尚

有罪繫獄馮唐舉之拜

韓安國

下獄免官後起

史張敞

起亡命

張敞有罪詣闕上印綬即從闕下亡命

後冀州有賊盜詔敵加拜冀州刺史

棄瑕錄用

責功補過

自效

重以才難

許其功贖杖拭

朱博子元為左馮翊詰長陵大姓尚方禁面上是何等瘡癩禁具首服盜入妾見研博曰馮翊欲灑卿技拭用卿禁日願效死也

### 死灰重然

秦赦孟明之罪

漢收竇憲之功

孔柳宗

元字子厚貶永州司馬雅善蕭俛詔書陳情曰鄭詹束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俘自期必免范座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為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鑽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擯卮後至御史大夫劉向下獄當誅為漢儒宗此皆瓊偉博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恆怯淟涊下材末技又嬰痼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疏闊矣

### 使功不如使過

李靖字藥

師開州蠻冉肇則寇夔州趙郡王孝恭戰失利靖率兵八百破其屯要險設伏斬肇則俘禽五千帝謂左右曰使功不如使過靖果然

### 澆灌用之

劉禹錫字夢得始坐叔文貶者八人憲宗欲終斥不復乃詔雖

後更赦令不得原然宰相哀其才且因將澆灌用之會程昇復起領留務乃詔禹錫等補遠州刺史流移

之人皆不得棄放妻妾及私遁還鄉至六載然後聽仕

即本犯不應流而特配焉者三載以後聽仕唐六典

### 恕

十四

事見宥過門又

寬恕門雜用之

白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子貢問曰

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作不順而施不恕

仲尼謂者乎子曰其恕乎云云

臧武仲順

事恕施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君子先人後

已禮內恕老子曰以身觀身克寬克仁

不知不愠仁遠

乎哉 包荒

言包含荒穢也易

國君含垢

天之道也傳

爾無忿疾于

頑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書

躬自厚而薄責

於人 掩匿細過

漢曹參見人有細過

匿相車茵

見寬恕門

羹爛汝手

見寬恕門

奴誤射死子不誅

宋則子年十歲與蒼

頭共弩射弦斷矢激

誤中則子死則恕

孔治獄主仁恕

崔仁師為殿中侍御

史時青州有男子逆

謀有司捕支黨累繫填獄詔仁師按覆始至悉去囚械

為具飲湯瀉以情訊之坐止魁惡十餘人它悉原縱

大理少卿孫伏伽謂曰原雪者衆誰肯讓死就決而事

變奈何仁師曰治獄主仁恕故諺稱殺人則足亦皆有

禮豈有知枉不伸為身謀哉使吾以一介易十囚命固

吾願也及敕使覆按諸囚咸叩頭曰崔公仁恕必無枉

者舉無異辭

過漢于張

徐有功或稱有功仁恕過漢于  
張起居舍人盧若虛曰徐公當

雷霆之震而能全仁

秋仁傑稍遷大理丞歲  
中斷久獄萬七千人時

恕雖干載未見其比

時稱平恕

徐有功贊處猜后酷吏之間以恕詳正大  
恕自將內

稱平活無罪數百人

李憲性明恕詳正大  
獄活無罪者數百人

以恕自將內

挫虐焰

徐有功贊處猜后酷吏之間以恕自將內  
不使天下殘於燎可謂仁人也哉

愛恕

之譽一旦出呂諹崔器上

李栖筠擢殿中侍御史李峴  
為大夫以三司按羣臣陷賊

者表栖筠為詳理判官推原其人所以脅汙者輕重  
以情悉心助峴故峴愛恕之譽一旦出呂諹崔器上

猜認十五

白盜金

漢直不疑同舍郎亡金疑不疑  
不疑乃買金償之後乃明也

認馬

卓茂字子康為丞相

史出行有人認其馬心知其誤默解與之牽車而去謂之曰汝若自得馬當以此馬詣丞相府將來主得馬乃謝還之。 **盜絳** 陳重在郎署有郎誤持鄰舍郎絳去主事乃認牛。 劉寬字文饒為司徒有人失牛就寬車中認之寬下車步歸有得牛者謝曰慙負長者寬曰物有相類事容錯誤。 **認豕** 魏曹節字元偉鄴人有亡卒勞見歸何謝之有。 豕者與節豕相類詣門認之節不爭後主得亡豕乃送謝節節乃笑而受之。 **失脯** 晉乘虞字子深嘗宿逆旅同舍失脯疑虞盜之。 虞解衣償之主人曰多恐狐狸偷去乃將脯主至塚間得脯客還虞衣虞投而不顧。 **永下得犧** 朱宇巨容少有至行鄰人失犧認冲犧以歸似是而非後得犧於水下大慄以犧還冲冲竟不受。

**認稻**

鍾離牧字子幹墾田二十畝臨熟縣人認之遂以稻與之縣長執民繫獄牧為之請長曰君慕承宮

僕自行法牧遂出裝還山陰長釋民自止之民慙春  
稻得六十斛米還牧牧不受民置於道旁無取者

開

荒被認

郭翻長翔家貧無業欲墾荒田先表題經年無

主然後作及將熟有認之者悉推與之宰令聞

以稻還

翻不受

認禾

承宮字子少避地於象陰山耕種禾黍

盜壁

張儀叱酒孔李藩杜亞居守東都表置府中亞嘗疑

從輒去後

物色驗之

唐史張允濟仕隋為武陽令過道

果獲真盜

傍有姥廬守所時葱因教曰弟還

舍脫有盜當告令姥謝歸俄失亡葱

允濟召十里內男女盡至果得盜者

## 錯誤

十六

取宥過門事用

白罪分故誤

罰有等差

法有誤論過宜

情恕

情匪誣欺法當

開釋必先

問罪

方可  
原情

事雖乖於審慎

情直  
於矯詆

失傳

得  
失

失辭

失  
口  
闕疑

面欺

誠非巧詐之辜

謂寬過  
誤之戾

事雖昧於三思

寬於  
過宜

無慎非石氏

雖慙數  
馬之能誤比鍾離  
宜恕賜  
縗之謬  
恕而已矣

仁遠

誤宣

後漢有兄弟殺人詔報兄重而減弟死孫章誤言  
兩報重尚書奏章矯詔當斬郭躬曰章應罰金傳

命之誤其文

夏侯勝質朴見時謂上為君誤以十  
輕帝美之

奏對

夏侯勝質朴見時謂上為君誤以十  
相字於上上以是親信之也

為百

後漢詔賜降寇縑以十為百帝怒將笞郎僕射鍾  
離意字子阿曰過誤之失常人所容若懈怠為憊

則臣位大罪重當先坐乃解衣就格帝意解乃復

孔過誤

楊纂貞觀初為長安  
令有告女子袁妖逆

者纂按之情不得袁敗太宗惡其不忠將殺之中書令溫彥博以過誤當宥乃免

誤拂御衣

郝處

俊曰臣之弟處傑被擇供奉時有三衛誤拂御衣者懼  
甚先帝曰左右無御史我不汝罪帝曰此史臣應戴  
臨敵捨敵無殺大粹皮日休漢斬丁公論丁公臨敵捨  
敵無殺誠惻隱長者高祖斬之果不為  
當臣子於尊極不稱誤戴胄長孫無忌被召不解佩刀入東上閣門封德彝論監門校尉不覺罪當死無忌贈胄曰校尉與無忌罪均臣子於尊極不稱誤法著御湯制飲食舟船雖誤皆死陞下錄無忌功原之可也若罰無忌殺校尉不可謂刑

## 文字誤十七

白書馬闕文責寧加於石建

石建為郎奏事事下驚恐  
曰書馬與尾五四獲謹死

矣其懼今賜縑過數罪亦捨於鍾離見上五而闕一以十  
慎如此

百為一馬之闕

二字家之疑

亥豕之疑

魯魚之誤

移文有誤不以文害

意掌以簿書

誤於文字

寧免毫釐之差

不容筆削

之改躋駿紕繆

闕疑改闕文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

失傳

有司失其傳也

文不加點

辨

魯非魚孔封敕脫誤

蕭做李燧為嶺南節度使使者已

賜節而做封還詔書帝方作樂不

暇命使遣優工趣出追之未及燧所而還後以封敕脫

誤法當罰侍講孔溫裕曰給事中駁奏為朝廷論得失

與有司奏事不

國史纂要貞觀中度支

類不應罰詔可令坊州貢杜若

今坊州貢杜若本州會

官云本州不出杜若應由謝眺詩誤爾華省名郎若如此判事豈不畏二十八宿笑人耶

改根為銀尚書故實韓昶愈之子雖教有義方而性頗闇劣嘗為集賢校理史傳有金根車而昶以為誤悉改根為銀後

除拾遺坐  
此言罷

制敕既行有誤則奏改之

唐百官志中書舍人其禁有四四曰

忘誤制敕既行  
有誤則奏改之  
弄麿之慶

唐舊史玄宗朝宰相李林甫無樂術太常少卿姜度妻誕

子林甫手書慶之曰聞有錄詩一字誤

皇甫湜其子錄詩一字誤嗤臂

血流

### 犯夜十八

白警巡

西京賦云警夜巡晝

夜事

周禮謂夜警守之事

三巡

周禮掌固晝三巡注巡行以警

慎夜三鼈以號戒

鼓也謂夜三擊鼓以巡戒之也鼈音戚

灊亭夜獵

李廣將軍

夜獵還灞陵  
亭長呵叱之

周禮禁行作不時者

謂晨行者

國禁

官禁

天街知禁犯禁司寤氏掌夜時謂早晚時以星

分夜以詔夜士夜禁禁行也夜士巡夜之士御星行者禁宵行者游者御亦禁也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詩禁御

抵冒街禁國章扞扼行諸宵夜夜禁是干必先問罪

宵行有故徵可將軍尚不得夜行霸陵亭吏呵叱廣廣

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辭騎曰故李將軍曰今為也云云廣宿亭下受書犯夜晉三丞字安期為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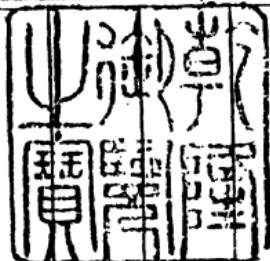
犯夜者曰從師受學不覺日暮亟曰鞭撻寧越以立威名恐非教化之本使吏送歸家海太守政尚清靜有

魏瞞傳曰太祖為洛陽北部尉造五色棒縣門左右各十餘枚犯禁者不避豪彊杖殺之愛幸黃門塞石叔父

夜行太祖殺之孔軍士干禁王重榮太原祁人與兄重盈皆以  
兩軍士干禁捕而鞭之士還訴於中尉楊玄寔玄寔怒  
執重榮讓曰天子爪士而藩校辱之咎曰夜半執者姦  
盜孰知天子爪士具言其狀玄寔嘆曰醉觸夜禁劉貞  
非爾明辨孰由知之更謾於府擢右署醉觸夜禁亮憲  
宗之立貞亮為有功然終身無所寵假晨夜有行必問  
郭是醉觸夜禁杖殺之由是莫不憎畏晨夜有行必問  
晨夜有行必問不應則彈弓而擣之復不應夜醉為讙  
則旁射又不應則射之折衝唐史百官志

### 卒擊折其齒

溫庭筠丙子院夜  
醉為讙卒擊折其齒



白孔六帖卷四十八